通志堂経解

1411
214

梅浦王氏天與尚書纂傳序

梅浦王氏尚書纂傳四十六卷先引漢唐二孔氏之說次收諸家傳注而一以晦菴朱子西山眞氏爲歸與其鄉先生彭翼夫往復考正十五年而後成大德中鄞人戚夢解爲憲使以其書上於朝得授臨江路儒學教授其子振板行之予所見者即至大鋟本也古安自宋季文信公謀興復不遂被執以死其門人賓客咸以忠義自奮鄉曲之士多知自好恒絶意仕進潛心經義於易則有龍仁夫之集傳劉霖之太極圖解易本義童子說於詩則有劉瑾之通釋於禮則有彭絲之集說於春秋

則有絲之辨疑李廉之會通書自梅浦而外則耕野王氏其撰述多有得者梅浦是書其抄撮也博而甄綜也簡其心似薄蔡氏而不攻其非間亦採摭其說擇焉可謂精矣彭翼夫者嘗仕於宋爲江陵府教授即絲之父也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書繇伏傳孔註若疏至近代博矣唐虞三代遼哉邈乎上溯三千五百餘年而聖賢心至今猶在者書在焉故也書蘊奧難見而庶幾可探討而見者諸家說在焉故也如余習讀時尤愛葦氏抄東萊說開卷初首引伊川發明欽字義以爲理學精微當年聞自伊洛後讀書者如欲求書旨到親切的當處舍是宜何折衷久之又讀紫陽西山二先生所考釋與所記衍竊知其淵源上出伊洛之正發經義理惠淑後學又至矣乎惜其未成全書於百篇或開繹之而未竟微言粹旨之別見者世亦莫有能考而會之一梅浦王兄立大專勤力學用工於

是經者有年間與余言人今解者多矣眩於多而莫適爲之決擇則將焉據爲是竭其聞見心思之力考諸衆說畢具而余知其簒紊類統有宗者遠攄伏生二孔之訓詁義疏近据紫陽西山之考釋記衍雖其說之散在文集語餘者一旦煥然靡不會粹於其中而諸家說有合而弗畔者一準此類取焉然後由博歸約而一經大義至是益以虎炳蓋嘗讀之喜加其編摩之力匪易足慰余夙昔之所有志而未償者遂以余初與兒曹錄前輩說附之及管見一二以備商搉嗟乎百代而上世遠迹陳而得其說者猶因是獲窺聖賢用心之萬一可幸也已運

會以逝思古之人巍冠講論事付之一慨抑就此書人人玩味無不切己者斯言何謂與其藏諸家塾之私孰若廣而流布與四方同志之士切磋之以無忘往訓適有諗梅浦刻諸梓以傳者意嫩益甚余復爲之徵湎敘其說於帙之初友人彭應龍翼夫敬書

聞若稽古說三萬言又聞書解近年至四百家使人茫
然孰何不識其所謂得王君纂傳如入武庫號萬色色
具如遠遊半天下首路以歸如觀樂請止不願更有雖
增多伏生吃吃三五十倍然比三萬若四百者而既少
矣而又無不明與不逮也是可喜也每憶感淳初諸老
薦徐幾經筵第一義論人心道心以爲人心惡幾也余
歎曰有是哉以其在理慾之間也故危槩以爲惡則過
矣亦何所附麗以爲道心哉侍御史陳千峰聞吾言是
之幾以是論去又後數年過金陵入明道書院讀眞西
山所爲記記首二語則亦幾說也蓋駭然爲之愧悔自

失是幾亦有所本也懼哉以此明民猶有出於金口木
舌之外者故知良不厭精而膾不厭細君纂傳多西山
氏已得彼復遺此邪或謂君有功於篡撰政在此橫艾
執徐之二月廬陵劉辰翁書

梅浦王君立大書纂傳成集齋先生爲之序而又俾余
贅一語余於立大十年以長居相鄰世相好也猶及記
其垂髫穎脫泉涌千里駒不是過既冠章甫籍籍有
場屋聲一時從之遊者膏殘馥賸無不意滿而袁臂數
奇竟出諸妄校尉下衆猶以罷晚俟之梅浦於是息意
科舉之學研精覃思博采詳說纂爲此書勤孳矣鄉
使業舉子時龍躍虎變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則功業
逐日以新未必有暇著述由今而觀發百篇之奥編集
四百氏之大成私淑諸人垂訓來世其視夫收科臙仕
甘與草木俱腐者又孰爲得失也近有善評紫陽謂其

山林之日長學問之功深輒借斯言挂名傳末若其傳
中大義數十微顯闡幽有先儒所未到覽者宜自得之
故不書丙戌暮春友人劉坦謹述

愚少從師取友讀尚書審問明辨亦既有年追惟百篇
之義繇伏生傳二孔註疏暨數百家解釋當矣晦菴先
生於易於詩皆有訓傳獨於書晚年屬之蔡九峰二典
禹謨親所訂定其貢舉私議則曰諸經皆以註疏爲本
書則兼取劉王蘇程楊晁葉吳薛呂其與門人答問則
如林如史如曾如李如陳各取其長西山先生讀書記
纂三十餘篇大學衍義講數十餘條愚嘗稽首敬嘆曰
古今傳書者之是非至晦菴先生而遂定晦菴先生折
衷傳書者之是非至西山先生而愈明學者不於二先生
乎據將焉據乃本二先生遺意作尚書纂傳其條例則

先二孔氏說者崇古也有未當則引諸家說評之有未備則引諸家說足之說俱通者並存之間或以臆見按之大要期與二先生合而已愚亦安敢以私意見去取哉且愚之編此特示兒振耳積日累月而編始就矣未敢自安乞亥冬攜是編偕振求是正於集齋彭先生先生首肯增廣校定凡若干條往復究竟十四五載且慫恿流布以與四方同志共切磋之先生以是經擢魏科視富貴如浮雲不鄙末學是講是迪使帝圭遺書昭如日月愚父子之幸也晦菴西山二先生所望於後來者其庶幾乎庸是俾振鋟之梓云戊子春仲吉之安

成後學王天與謹識

帝王之學莫先尚書自訓傳浩繁蘊義滋晦先
父皓首窮經潛心纂要書成流布幸際明時大
德三年憲使魯山臧公夢解保申臺省迺得上
聞先父遂繇潁州路先賢書院山長授臨江路儒學
教授
恩命政隆餘齡忽殞歲月既久字畫缺漫遺孤振泣
抱父書深思
聖澤倩工補葺庶幾永傳欽惟
清朝復唐虞三代之風先父臣得附伏生夏侯勝之

列亦萬萬幸也至大元年三月朔嗣子王振百
拜謹題

六經惟書最難讀去古既遠世人無虞三代聖賢心
胷往往以其編且薄者揣臆其寬大忠厚故非惟文義
少通句讀亦未易曉自韓昌黎已目盤詰以聱牙近代
大儒朱晦菴白首明經獨不爲是完書意者返之於心
而亦慨悼於世代人物之不可強合也惟場屋之士決
得失於一夫承訛習舛而無所忌然亦時有見者舜禹
授受十六字得徐景說演明之立政任準牧三事因陳
行之而正釋者之誤特如此自不數數爾余猶及記長
上言渡江建大學百年間陳徐二上舍始認得化商骨
髓足以發先儒之不及它如皇極二字先儒固已盡發

其祕由今逆數不作大中訓詁才三四十年爾士無眞
見實學詭隨苟且言之悶悶顧此時居官者恥貪墨用
世者致雍熙後來諸儒出新意於箋解之外析精理於
毫釐之間使人神馳意飽束閣古傳而負吏滿天下華
夏因以不競豈堯舜禹湯文武之精神不欲發抉之殆
盡而言語文字之工固天地鬼神所共厭也科舉廢亦
久矣士無繫累蕩然失其所挾向時號爲舉子進士今
試使口誦本經不能以句此宜駸駸返乎醇朴惟吾友
梅浦王君搜遠尋墜辛苦纂書傳曉又得鄉先生彭
集齋往復考訂無復遺憾首尾十餘年而後就嗟乎君

持此安求豈亦天實誘之與是書盛行爲君必執與禮
命討爲臣必辨貨寶鞠謀在朝廷必明目達聰在四方
必棐彝率又共鯀必流必殛馬牛必放必歸三風十愆
必具訓六卿九牧必皐成其於世道銷方來而救已往
淵哉百世之澤也嗟乎君將不自知其何心余自幼與
君同研席世方重絢麗浮靡君爲場屋文字徑赴直
致宛然家人婦子語不事緣飾橫豎經意如月倒河雖
繇此不偶於時然且連科湃澤盛譽流播光景更須臾
君詎少一舉第哉夫昔之絢麗浮靡既竊取富貴去且
爲臭腐矣徒使君有世道之責惓惓於此書故曰難

平者事也余平生不泥傳註隨所蘊輒言竭所言輒止講貫該洽皆是媿君因君書傳成而俛仰悲欣於得喪之表竊獨以爲是宜家藏而人誦之也爲述其梗槩冀之卷末戊子長至日友人崔君舉謹書

尚書纂傳卷第一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虞書

堯典第一

唐孔氏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唐陸氏曰凡十六篇十一篇亡五篇見存

堯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漢孔氏曰言聖德之遠著宅居也唐陸氏曰昔古也堯唐帝名姓伊耆氏帝嚳子呂氏曰聰明聖人先知先覺治天下所不可少散而在外則爲文聰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爲思聰明之淵蓄也程子曰聽廣曰聰視遠曰明文文章也謂文理明順成文也思謀慮意思也謂其含蓄堯以此聰明文思臨治天下其道光顯故云光宅言光顯而居天下也○漢孔氏曰遜遜遁也老使攝遂禪之虞氏舜名許氏曰遜退避也朱子曰讓推以與人也唐陸氏曰舜姓姚氏唐孔氏

六八十示台百十二

曰王肅云虞地名今河東大陽山西虞地是也舜居虞虞地有天下號曰虞○唐孔氏曰史述其事作堯典之篇○呂氏曰聰明文思云云四句該一篇之言九載績用弗成以前皆光宅天下之實吝四岳以下將遜于位之實也

按唐孔氏謂書序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至朱子則以爲非又云相承已久未敢輕議且附經後今是編姑從漢孔氏引之各冠其篇首云

堯典

漢孔氏曰言堯可爲百代常行之道朱子曰說文云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唐孔氏曰序已云作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朱子曰此篇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程子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元城劉氏曰當爲粵若稽古粵若發語之辭言史臣考古以此事也粵若所謂越若來三月是也朱子曰曰古文作粵元城說是○程子曰放勳上更加曰字者稽古之帝堯其事曰如此也○漢孔氏曰勳功欽敬也朱子曰放至也孟子言放於四海是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眞氏曰放廣大之意自鴻荒以來羲農黃帝數聖人皆有功於生民而堯之功爲尤大故曰放勳亦猶孔子稱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鄭氏曰史臣以放勳贊堯而孟子因以爲堯稱如子貢言夫子天縱之將聖後人遂稱夫子爲將聖也呂氏曰序言聰明此言欽明伊川云言欽則聰在其中欽之一字乃堯作聖之工夫聖聖相傳入道門戶莫要於此伊川又云明包聰百聖相傳只一欽字前言聰明指其生知全德之自然也後言欽明指其作聖始終之工夫也朱子曰安安言其德性之美皆出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也○漢孔氏曰允信克能格至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朱子曰恭莊敬讓謙遜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被及表外上天下地也德之盛

此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程子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朱子曰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此是再提起堯德說又曰明明之也俊大也德上文所稱是也大學引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朱子曰德之大者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而陷於一物之小惟堯能明其大德而無昏蔽脅小之累○漢孔氏曰

以睦高祖玄孫之親既已也許氏曰以用親愛也禮記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鄭氏曰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漢夏侯氏歐陽氏曰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林氏云父族四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己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己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朱子曰九族舉近以該遠五服之外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漢孔氏曰既盡睦和也○漢孔氏曰百姓百官蔡氏曰百姓畿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朱子曰典謨中百姓只說民如罔弗百姓之類若國語中百姓則多指官百族姓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

按伏生大傳作辯章百姓朱子門人曰後漢書云部刺史之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辯章即平章也又下文平秩平在之平大傳亦皆作辯

○漢孔氏曰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上是以風俗太和朱子曰萬邦天下諸侯之國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陳氏曰於如詩於穆於乎之於嘆美之辭也於變蓋神化之妙不可形容與直言變者氣象不同矣○朱子曰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也又曰九族既睦是堯一國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堯天下之明德

按大學在明明德在新民朱子曰明明德者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終於平天下是所謂新民者亦非有所作爲增益之也又大學引康誥曰克明德帝典曰克明峻德皇氏曰康誥帝典兩語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明德人所同有但以克明與不克明之異耳常人所以不能明者一以氣稟昏弱二以物欲蔽塞若一旦悔悟欲自明其德亦無不可患在自不肯爲耳孟子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惟以克之一字自勉而毋自謂不能明則堯文王可及矣以上釋大學之義有同堯典意今附見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程子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許氏曰命使授付也唐孔氏曰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朱子曰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唐陸氏曰日月會於十二次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陬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紀朱子曰人時謂耕穫蠶績之候凡民事早晚所關也○呂氏曰未作曆之先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也既作曆之後敬授民時是後天而奉天時也定曆之法敬心一失則乖錯舛謬其害大矣故雖分命申命所掌不同而乃命之辭欽敬之意本無異也○眞氏曰敬之見於經始此

按先儒釋敬字
義附皇陶謨篇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許氏曰分別也唐孔氏曰堯於羲和之內乃分命其羲氏而宇仲者○漢孔氏曰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蘇氏曰禹貢嵎夷之地在青州唐孔氏曰居在國都而遥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是也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之出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本主四方春政下文互發之○漢孔氏曰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朱子曰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舉歷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林氏曰東作謂萬物發生於東非全取農作之義曾氏云春為陽中萬物以生且引詩薇亦作止老子萬物並作為證此可以補先儒之說○漢孔氏曰日中春分之日殷正也以正仲春之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晝夜均為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按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按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不可通而為率朱子曰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鳥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於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而西轉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之宿也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之宿也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之宿也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之宿也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惟仲春之月四方之星各居其位故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北昴轉而東鳥轉而南矣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林氏曰仲春之月初昏之時鶉火之星見於南方正午朱子曰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漢孔氏曰孳交接曰尾朱子曰以民之散處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朱子曰以民之散處驗其氣之温也以物之生育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厥民因鳥獸希革

漢孔氏曰申重也唐孔氏曰又就所分羲氏之內重命其羲氏而字叔者漢孔氏曰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劉氏曰暘谷昧谷幽都皆指地而言不當於夏而獨以氣言本蓋言宅南曰交趾後人傳寫脫兩字耳陳氏曰文下當有曰明都三字○漢孔氏曰訛化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敘以致其功四方同之亦舉一隅朱子曰南訛史記索隱作南譌謂所當爲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春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致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漢孔氏曰永長也謂夏至之日以正仲夏之氣節林氏曰仲夏之月初昏之時大火之星見於南方正午朱子曰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位也○漢孔氏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朱子曰因析而又析氣愈熟而民愈散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唐孔氏曰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漢孔氏曰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朱子曰西謂西極之地唐孔氏曰谷爲日所行之道故謂日入之處爲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漢孔氏曰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乎序其政助成物許氏曰納入成就也朱子曰納日方納之日蓋以秋分之昏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漢孔氏曰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林氏曰仲秋之月初昏之時虛星見亢南方正午朱子曰亦曰昏者秋分昏之中也○漢孔氏曰夷平也老壯在田寅旦平也毨毛落更生整理朱子曰暑退而人亦平也毨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宅朝方曰幽都平在朝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唐孔氏曰二重命和氏而字叔者○漢孔氏曰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程子曰朝初也陽生於子謂陽初始生之方也朱子曰朝之爲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幽暗也日行至昏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漢孔氏曰在察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王氏曰冬不言秩而言在在察其改易而已秩非不在在非不秩亦互相備呂氏曰北方終其陰而復始其陽既成今歲之終又憲來歲之始故謂之朝易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聖人體之以贊天地化育乾健不息艮始終萬物之意也○漢孔氏曰日短

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林氏曰仲冬之月初昏之時昴星見於南方正午朱子曰亦曰正者有冬至陰之極子爲正陰之位也○漢孔氏曰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氄毛以自温焉朱子曰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亦以寒而生細毛以自温也

○總說分命羲仲以下四節○朱子曰天左旋一日一周天又行過一度或言天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此說不是若以爲天止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如此則日日一般如何記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禮記月令疏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處甚分明

按月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又云三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此朱子之所引也以此推之自仲春至仲夏滿九十一日有奇而星宿隨天所過之度亦積至九十一度有奇故夏至初昏星鳥縊西而星火正見南方下文星虛星昴亦然此四時中星所以不同也

○朱子曰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月令冬至日在斗昏中壁而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即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而退一度何承天以爲

大過乃倍其年而反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爲近之而亦未爲精密也○林氏曰此一段皆是觀象作曆之法所以定中氣起閏餘也蓋必先奠方隅驗昏旦測時氣變化然後中氣可得而定中氣既定然後閏餘可得而推學者於此不可以他求惟求作曆之法而盡得之矣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漢孔氏曰咨嗟羲暨與也申四時曰期一歲十二月一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應氏曰咨咨謀咨諏之類先總而言曰乃命繼析而言曰分命申命終復總而咨謀之蘇氏曰有讀爲又古有又通唐陸氏曰十日爲旬許氏曰閏餘分月也申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二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初纏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

大衍十三小九百四十九
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者爲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皆是爲一章也故積之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積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則子皆入丑而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曲辰參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得成○漢孔氏曰璿洽百官紹功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洽百官衆功皆廣嘆其善王氏曰不言功而言績謂其功乃緝累而成張氏曰熙廣而且明也○程子曰自乃命羲和已下言堯設官分職立正綱紀以成天下之務首舉其大者是察天道正四時順時行政使人遂其生養之道此大本也萬事無不本乎此天下之事無不順天時法陰陽者律度量衡皆出於此故首舉而詳載之其施庶事更不備言故統云允釐百工云云史載堯治天下之法盡於此後世學其法者不知其道故曆星爲工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

可乎
程子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朱子曰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乎呂氏曰登庸者大用之意也○漢孔氏曰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程子曰此堯老廣求聖賢之意故放齊以嗣子朱對朱子曰胤嗣也訟爭辯也○吕氏曰啓明之中有不同君子因開明以爲善小人因開明以爲惡想朱之性亦果開明但不能因之爲善耳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疇咨訪見上文○漢孔氏曰采事也朱子曰上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漢孔氏曰驩兜臣名都嘆美之辭共工官稱鳩聚也僝見也嘆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朱子曰方且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訐氏曰以勞定國曰功○漢孔氏曰靜謀滔漫也言共工方且爲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訐曰靜無事之時也朱子曰滔天二字不可曉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予命圮
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漢孔氏曰四岳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
故稱焉朱子曰四岳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

按二說不同詳
辨在舜典末章

○陳氏曰堯典言咨四岳二沿水異位也舜典言咨四岳二熙帝載典三禮也
古者大事詢于衆庶帝以此事大體重四岳掌方岳知天下衆庶之情故以訪
之○漢孔氏曰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茫茫蕩蕩言水奔突有所
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方說見上文鄭氏曰積石曰山
大阜曰陵山高則懷而包之陵卑則襄而上之○漢孔氏曰俾使乂治也言民
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漢孔氏曰僉皆也鯀崇伯
之名朝臣舉之朱子曰僉衆共之辭四岳與所領諸侯在朝者同辭而對也○
漢孔氏曰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比方名命而行事
輒毀敗善類朱子曰咈者甚不然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云圓則行
方則止方命猶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爲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圮族言與
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楚辭言鯀婞直是其方命圮族之證也
○漢孔氏曰异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惟鯀可試無成乃退朱子曰岳曰四岳

之獨言也已廢而復彊舉之之意試可乃已蓋廷臣未有能於
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漢孔
氏曰勑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朱子曰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不敬聖人之
戒辭約而意盡也○漢孔氏曰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陳氏曰
祭法謂禹能修鯀之功是鯀非無功但不能成耳○呂氏曰觀往欽哉之命見
鯀非無治水之才所以方命圮族本於忽視天下惟欽之一字可以治鯀之病鯀
而領往欽哉之命安知其不可用九載績用弗成
○總說疇咨若時以下至此章○唐孔氏曰此經三言求人未必時事但歷
言朝臣不賢爲求舜張本○程子曰堯之時丹朱在朝四凶未去而無惡君子
之氣勝耳○呂氏曰堯典大略先言堯盡天下之常自疇咨以下言堯處天下
之變蓋堯朝無非君子而有小人是變也堯時無非佳祥而有洪水是變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
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璽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漢孔氏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馬氏曰朕我也古者上下通稱至秦始皇始獨稱朕○漢孔氏曰異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朱子曰庸命方命之命皆謂命令吳氏曰異遜古通用○漢孔氏曰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意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朱子曰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唐孔氏曰側陋僻側淺陋之處○漢孔氏曰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在下民之中朱子曰師者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漢孔氏曰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岳曰說見上文○漢孔氏曰無目曰瞽配字曰嗅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朱子曰母舜後母象舜異母弟名傲驕傲也○漢孔氏曰諧和烝進也言能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未子曰善事父母爲孝呂氏曰四岳稱舜可以當天下之實獨於家庭言之何也蓋舜瞽瞍之子父既頑母既嚚象復傲而舜克諧以孝其始也怨怒忌克乖爭陵犯一家之中無所不有克諧之後悉變爲和順雍睦之風烝烝乂不格姦之意詩云烝浮浮如酾之炊物然薪不斷火氣相續則自然烝烝以至於熟舜處頑父嚚母傲象之間苟非孝誠熏灌至夫源源安能至於不格姦之地○漢孔氏曰言欲試舜觀其行迹應氏曰將以天下大事任試之刑于二女則閨門至親至切之一端耳○漢孔氏曰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鄭氏曰觀視也新安王氏曰堯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在下則娥皇爲妻女英爲妾爲天子則娥皇爲后女英爲夫人○漢孔氏曰降下嬪婦也水北曰汭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嘆舜能修己行敬則其所能者大矣唐孔氏曰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虞與嬀汭爲一地分爲二文汭水涯也鄭云汭之爲言內也唐陸氏曰水之隈曲曰汭○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則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朱子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言也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乃史臣紀堯治裝而下嫁二女于嬀汭使爲舜婦于虞也帝曰欽哉戒二女之女家必敬必戒也

○總說疇茲若時以下至此章○眞氏曰堯問若時登庸之人而放齊以朱對又問若采之人而驩兜以共工對又問治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此不當舉而舉者也後問可以異位之人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合前而然之方三人之舉何異後世庸暗之朝姦邪之人自相汲引惟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微有不能遯此其所以爲聖歟雖然欲以堯爲法則當如何曰明其德而已蓋堯之知

人不可學而能堯之明德可以學而至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
勝私窒慾於天下之物無所蔽所以明其德也明德者知人之本也
○總說一篇意○程子曰自放勳至格于上下堯之德也自克明俊德至於變
時雍堯治天下之道也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堯立治之法也自帝曰疇咨
以下至篇終言堯之聖明能知人也○呂氏曰堯典一篇綱目在欽之一字始
之欽明終之欽哉其中曰允恭曰敬授曰寅賓寅餞敬致曰往欽哉皆
以敬爲辭又曰堯典乃一書之綱領通堯典則他可觸類而通之矣
又曰堯舜二典與他篇不同他篇或說一事二典畢備如易之乾坤

尚書纂傳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二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虞書

舜典第二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漢孔氏曰爲庶人故微賤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唐孔氏曰此云側微即堯
典側陋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褊隘故言陋史記曰舜冀州
人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聰明說見堯典朱子曰歷試遍試也呂氏曰堯之知
舜固不待試然次序自當如此蓋位非堯之位乃天位天下非堯之天下乃天
下之天下以天下授人非細事詳於試舜乃堯
兢兢不忘之義○唐孔氏曰史述其事作舜典

舜典

漢孔氏曰典之義與堯同○朱子曰今文古
文皆有今文合於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
德升聞乃命以位

夏氏曰此史總敘舜之德○曰若稽古說見堯典○漢孔氏曰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呂氏曰重華者堯舜並出盛德輝光重光合照如日月遞明常有輝光相映與堯渾然無異如乾之二五大人交相見之時夏氏曰或以重華爲舜號非也○漢孔氏曰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信允塞上下程子曰温粹和也塞充實也朱子曰細分是八事總是四事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信實而充塞眞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此云允塞即誠義也

按詩既明且哲書明作哲明哲字須體認庶徵豫者哲之反豫爲疑豫不斷之名則哲乃明見立決之義又經中濬哲維商文明以止温恭朝夕王猶允塞皆兩字爲一義而歸宿於下一字

○漢孔氏曰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唐孔氏曰東晉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徵五典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

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陳氏曰此述舜登庸歷試之事○漢孔氏曰慎謹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程子曰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五者人倫也孔氏所云未盡張氏曰父子至朋友其有分也故謂之五品其有彝也故謂之五典爲父子者敎之使有親爲君臣者敎之使有義至於夫婦長幼朋友亦然故謂之五敎朱子曰從順也此蓋使爲司徒之官也○漢孔氏曰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事業新安王氏曰入處其位故曰納朱子曰百揆惟唐虞有之猶周家宰敘序也時敘以時而序○漢孔氏曰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朱子曰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漢孔氏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蘇氏曰自漢以來有大錄萬機之說章帝始置大傳錄尚書事而晉以後彊臣將篡者爲之考其文蓋古文梵麓作棻故誤耳太史公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

雨舜行不迷此其實也朱子曰麓山足也呂氏曰大麓之說不同惟太山之麓者頗近意堯使舜攝行祭祀於太山之麓而風雨不迷耳○李氏曰以孟子考之所謂主事而事治即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之類是也所謂主祭而百神享即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是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

讓于德弗嗣

吳氏曰自此至帝乃殂落雜載舜二十八年居攝事○漢孔氏曰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舜辭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承帝位呂氏曰舜非姑遜乃兢業不已之意○龜山楊氏曰堯禪舜為時中○朱子曰堯命舜曰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其位也其曰受終于文祖之居其位不稱其號只是攝行其職事後來舜遜于禹不復言位止曰總朕師其曰汝終陟元后則今不陟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漢孔氏曰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陳氏曰正月上日與月正元日正月朔旦一也互文相備唐孔氏曰堯之文祖不知謂誰

不可彊言呂氏曰言受終則舜正始可知必於祖廟見堯不敢私以天下與人為天下得人其責方塞舜在廟受堯付託祗懼之意不言可知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漢孔氏曰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朱子曰未必然只是從新整理起此其最當先理會者唐孔氏曰玉是大名璿為轉運衡為橫箫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是也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王蕃渾天說云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二百八十二度半彊地下亦然此極出地上三十六度而當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漢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為之象史官用焉宋元嘉中錢樂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彊轉而望之有其法也朱子曰渾天儀歷代以來為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千四隅在地之

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卯酉其黃赤二環或不用○四遊儀所謂黑雙環者制亦如三辰儀之黑雙環在內而又小以揭直距所謂直距者銅版二縱置於四遊儀內上屬北極下扃翼南極中施關軸以夾望筒所謂望筒者即玉衡也一名窺筒一名窺管一名橫箭其筒中空兩首各爲方掩方掩中各開圜孔以透窺測○右渾儀三重六合不動以象天地四方三辰運動以象天行四遊則亦運動而窺測焉雙環雙耳鑄一樣二合而爲一故厚可貫管軸單環單鑄故薄其天經環南北極處各鑿一孔以貫天經兩端之軸使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沈括云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爲此今銅儀制亦以銅丁爲之曆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焉

按朱子渾儀說又有漢東會氏霍展儀表法要編敘○六合儀所謂平置黑單環者名地平環一名陰渾一名單橫規一名全渾規一名地盤平準一名陰

緯單環上刻壬子癸丑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此地面四方之象也所謂側立黑雙環者名天經環古名外雙規一名陽經雙規上刻周天度數與地平相結於子午半出其上半入其下子以上出地上半在地下之象也所謂斜倚赤單環者名天緯環一名天常單環一名白刻單環上下與天經相銜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少弱東西與地平相銜當卯酉之位此天腹赤道之象也○三辰儀所謂側立黑雙環相銜而南出赤道環經黑雙環在內而差小但彼不可動而此銜附黃赤二環以轉動耳所謂赤道環者制亦如天緯赤單環在內而差小上下與三辰雙環相銜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少弱所謂黃道環者上下亦與三辰雙環相銜而南出赤道環二十四度弱北入赤道環亦二十四度弱東西與赤道環交互相銜之處正環上所刻卯酉春秋二分之處也所謂白單環者鎖定黃赤二環或不用以水激輪可省人運亦或不用○四遊儀所謂黑雙環者制亦如三辰儀之黑雙環在內而又小以揭直距所謂直距者銅版二縱置於四遊儀內上屬北極下扃翼南極中施關軸以夾望筒所謂望筒者即玉衡也一名窺筒一名窺管一名橫箭其筒中空兩首各爲方掩方掩中各開圜孔以透窺測○右渾儀三重六合不動以象天地四方三辰運動以象天行四遊則亦運動而窺測焉雙環雙耳鑄一樣二合而爲一故厚可貫管軸單環單鑄故薄其天經環南

北二極之次有孔衡軸以穿三辰四遊於內使可運轉軸如管虛中其外有臍兩層以間隔三辰四遊之位次尺度則地平單環徑八尺闊五寸厚一寸半天經雙環徑八尺闊五十厚一寸半一分闊九分厚五分三辰雙環徑七尺四寸八分闊一寸八分厚七分兩環合二寸四分黃赤二道徑七尺二寸一分闊九分厚六分四遊雙環徑六尺二寸八分半兩環合一寸七分直距二長各如四遊環內徑闊一寸六分厚八分望筒長隨直距方一寸六分兩首方掩方一寸七分中開圜孔徑七分半地平之下擊以龍柱四各高七尺七寸植於水槽上槽名水趺或名水平其臺舊為十字或為方井中鑿水道相通行水水平則渾儀正矣如前尺度特其大約要之廣袤長短厚薄隨宜增損有不必拘但得規模分布度次均準相銜交結樞竅無差則窺測不患其無準矣以上前氏說附載於此

○朱子曰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曾氏曰步七政之軌度時數以轉璣窺衡而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乃陵歷闕食盈縮犯守不如璣衡則為變異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漢孔氏曰肆遂也唐陸氏曰上帝天也朱子曰類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上帝註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漢孔氏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祭亦以攝告唐孔氏曰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上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朱子曰六宗只當用祭法或問智伯欲張鼓三昭三穆之說如何朱子曰古者昭穆不盡稱宗惟祖有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漢之廟惟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乃盡稱宗此不足為據○漢孔氏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朱子曰望祭名張氏曰山川之遠不可徧至而祀望祀之而已矣鄭氏曰徧周羣眾也唐孔氏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陳氏曰祭不及祖先者意其因受終文祖見之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漢孔氏曰輯斂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唐孔氏曰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蓋諸侯執之以為符信故稱瑞程子曰輯瑞徵五等諸侯也此以上皆正月事盡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同期於一日也朱子曰羣牧州牧取守養之義陳氏曰諸侯君國故得稱后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
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
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漢孔氏曰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
泰山爲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程子曰非是當年二月夏氏曰但謂巡守
之歲蔡氏曰泰山在襄慶府奉符縣唐陸氏曰爾雅祭天曰燔柴馬云祭時
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漢孔氏曰東岳諸侯竟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
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朱子曰秩者其牲幣祝號
之次第○漢孔氏曰遂見東方之國君○漢孔氏曰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
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唐陸氏曰同齊也漢律
歷志曰律黃帝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
竅厚均者斷兩節之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是爲律本又曰律十有二陽六
爲律陰六爲呂律一曰黃鐘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
呂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又曰度者分
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
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五度審矣
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
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五量嘉矣權
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
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
爲鈞四鈞爲石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
按漢鄭氏月令註曰凡律空圍九分唐孔氏疏曰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圍皆
以九分爲限蔡邕銅龠銘曰龠黃鐘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
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合西山蔡氏參釋之曰空圍九分蓋空圍中九
分也又曰黃鐘累九十黍以爲長積千二百黍以爲廣又按程子曰以律管
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適與
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又蔡氏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
以制作之意則猶可考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
擬黃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而爲一管皆即其長
權爲九寸而度其圓徑如黃鐘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
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爲黃鐘者信矣若秬黍則歲有豐凶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大小圓
一律與度量權衡皆得矣若秬黍則歲有豐凶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大小圓
妥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鐘而後

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於秬黍則得之矣以上發明又詳故附載

○朱子曰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

按曆以紀數象以觀運表以測景律以候氣皆推占造化制度虞書言曆象二言律二言賓餞敬致識表景也制作非巡守時事特考曆考律使與正國合而已

○漢孔氏曰修吉凶賓軍嘉之禮朱子曰修品節之也唐孔氏曰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婚姻周之五禮亦當是前代之禮○漢孔氏曰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諸侯世子執繅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也新安王氏云贄與瑞不同瑞者上頒而下守之以爲有國之符信贄者下獻而上受之以明尊上之儀物記曰凡贄諸侯圭周禮小行人六幣圭璋璧琮琥璜享后用琮餘有五玉其所贄之玉皆觀禮侯氏朝瑞玉有藻侯氏取圭升致命王還玉不受以示輕財則所贄之玉也此說得之蘇氏曰執以見曰贄○漢孔氏曰卒終復還必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唐孔氏曰如若也聘禮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意朝禮亦然○漢孔氏曰南岳衡山自東岳南巡五月至祭氏曰南岳在潭州衡山縣唐孔氏曰柴望以下一如伏宗之禮○漢孔氏曰西岳華山初謂伏宗蔡氏曰西岳在華州華陰縣唐孔氏曰其禮如伏宗初行○漢孔氏曰北岳恒山蔡氏曰北岳在定州曲陽縣唐孔氏曰亦如西岳之禮○漢孔氏曰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朱子曰藝祖疑即文祖或云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可考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鄭註云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以爲但言藝祖舉尊耳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一說未知孰是○文中子叔恬問曰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曰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呂氏曰歸格藝祖一語可見聖人之心夫舜負天地萬物之責持兢業危懼之心徧巡天下諸侯既無不順然後歸見祖廟而無愧使一民未遂一物未宜其歸格爲何如舜之心慊然而有愧藝祖之靈慊然而不滿此身將若無所容想舜歸格藝祖時此心無愧肅肅在廟惟純於敬而已矣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漢孔氏曰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許氏曰朝覲君之總稱朱子曰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合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漢孔氏曰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矣○吕氏曰五年間如此提督警策過使人情制度爲之一新此聖人操持大權治天下妙用處○林氏曰舜巡守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漢孔氏曰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唐孔氏曰十二州終舜之時常然左傳云夏之方有德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

按劉侍讀說書序九共當爲丘九篇篇一州也以此推之肇州建師咨牧皆攝此及即位中間事則奮下土合九州安知非其後隨時隘闢再更定乎謂十二州終舜之時常然恐未必爾

○漢孔氏曰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蘇氏曰封殖也謂禁採伐王氏曰濬者治而深之之謂又曰十二州之山川皆封培而濬之蓋山川所以表識又天地間生民之大利於是乎出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後其次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臣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先後之序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漢孔氏曰象法也王氏曰象者垂以示人之謂若周官垂治象刑象之法于象魏是也朱子曰典刑常刑即五刑也○漢孔氏曰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五刑墨劓刖宮大辟朱子曰流遣之使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是也○漢孔氏曰以鞭爲治官事之刑朱子曰鞭者木末垂革唐孔氏曰周禮撻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若於官事不治則鞭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漢孔氏曰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唐孔氏曰大射鄉

射皆云司馬撙朴則朴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朴俱用教刑惟朴而已故屬朴於教○漢孔氏曰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唐孔氏曰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爲金此金銅也古之贖罪皆用銅○漢孔氏曰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朱子曰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肆縱也赦釋之也怙謂有特終謂再犯○漢孔氏曰舜陳典刑之義勑天下使敬之冀欲得中○漢孔氏曰堯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朱子曰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崇山今在澧州○漢孔氏曰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朱子曰竄則驅逐禁錮之三危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漢孔氏曰殛命圮族績用弗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朱子曰殛則拘囚困苦之羽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漢孔氏曰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程子曰舜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天下咸服之○朱子曰象以典刑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天下之怒爲怒故天下咸服之○朱子曰象以典刑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寬之也鞭作官刑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眚災肆赦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怙終賊刑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

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未始不行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據此經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既非所以爲平而又有利之之心焉聖人之法必不然矣又曰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扑○眞氏曰欽恤二言百聖相傳此其心法而用刑特一事耳四凶之罪不加以五者之正刑而止從流宥既仁之至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義之盡流放竄殛舊說以爲誅殺非也儻果誅之則於市於朝不於四裔矣大幸曰流曰放若後之安置居住曰竄曰殛若後之羈管編隸皆故後之讀書至此有曰四凶之罪止從流竄而嘆後世刑網之密嗚呼眞異世同心者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漢孔氏曰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載林氏曰魂氣歸於天故曰殂體魄降於地故

六四字五小合卓

曰落○漢孔氏曰考妣父母許氏曰喪亡也曲禮曰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鄭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妣之為言媲也媲於考也○漢孔氏曰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唐陸氏曰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篴笛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朱子曰儀禮圻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見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思慕之深至於如此陳氏曰四海自絕樂非若後世禁樂○邵子皇極經世紀堯甲辰年即位癸丑徵舜踐於位至舜二十八年乃殂通在位一百年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唐孔氏曰自此以下言舜真為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漢孔氏曰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唐孔氏曰前以攝政告今以即政告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漢孔氏曰謀政治於四岳呂氏曰舜繼堯以通下情為出治之首務四岳者累朝之元老當代之耆龜故首詢之○漢孔氏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眾賢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朱子曰闢開也達通也開闢四方之門以受天下之朝貢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唐孔氏曰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四岳之官所謀問四方之則也明四方之目也達四方之聰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咨說見堯典朱子曰十二牧十二州之牧○漢孔氏曰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朱子曰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漢孔氏曰柔安邇近也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唐孔氏曰以牧在遠方故據遠言之○漢孔氏曰惇厚元善之長任使難非也朱子曰德有德之人元仁厚之人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呂氏曰難者非特去之而已常有戒懼之意少不戒懼則彼得乘間投隙雖有上數件前功俱廢矣蠻夷說見禹貢○呂氏曰此數語教十二牧以為治之大綱如桑麻穀粟初無驚駭人可喜之論大抵於根本求之十二牧領此而歸豈有為國生事如後世求邊功者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

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漢孔氏曰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呂氏曰奮勵激昂之人興廢補弊之時用之可也舜時天下已治復奮其庸不幾於生事乎蓋天下之理不進則退常存奮起之心所以爲生生不窮日新之道應氏曰云熙帝載者見舜於堯兢兢然惟恐負其付託雖易世之後不敢忘○漢孔氏曰堯信惠順也唐孔氏曰堯有輔相之義如寅亮天地之亮疇如九疇之疇疇類也謂弼亮朝廷之事各順其類而不至於倒行逆施○漢孔氏曰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朱子曰禹以姓鯀之子○漢孔氏曰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朱子曰蓋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之比○漢孔氏曰居稷官者棄也契皐陶二臣名稽首自至地唐孔氏曰周禮大祝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爲敬之極是拜內之別名禹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朱子曰稷田正官稷名棄姓姬氏封於邰契姓子氏封於商稷契皆帝嚳子唐孔氏曰皐陶即庭堅高陽氏○漢孔氏曰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物使往宅百揆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漢孔氏曰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播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張氏曰棄以名命稷以官稱朱子曰阻厄也后謂有邰之君如所謂

二后后羣臣皆有帝則士之稱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此亦因禹之讓而又申命之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漢孔氏曰遜順也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五品五教說見前司徒說見周官朱子曰聖賢於事無不敬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者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彊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慾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故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此亦因禹之讓又申命之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漢孔氏曰猾亂也夏華夏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林氏曰此非境外之蠻夷蓋九州之內有蠻夷與民雜居爲民害者○漢孔氏曰士理官也服從也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林氏曰孔說三就本國語然經言五服是五刑皆然而此止於大辟耳應氏曰刑與事稱之謂服疑可已矣而聖人未遽已也必再三審決求其至當而後已就者獄辭之成者一就之不足而至於再再就之

不足而至於三謂三就也易曰革言三就豈非參錯審訂省其已成之說乎周禮有三刺三赦三宥之法王制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蓋雖後世斷刑尚有三覆奏者況隆古之盛乎○漢孔氏曰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應氏曰罪不輕流而必鬻縶全護隨所在而有以宅之流而各奠其所宅則既得其所安矣而亦不限以一處且斟酌區處別而爲三百非窮凶極惡不可移徙者未有不以漸而使之自新也如王制不帥教之人自左鄉移之右自右鄉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又不變屏之遠方未嘗不以其漸而行之也○漢孔氏曰言皐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者孫氏曰惟明則情僞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皐氏曰是亦前章欽恤之意蓋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朱子曰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孫氏曰凡問而後命讓而後受者皆新命也不問而命不讓而受者皆申命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漢孔氏曰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朱子曰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張氏曰守其法信其度此之謂若非作爲奇技淫巧○漢孔氏曰朝臣舉垂垂臣名朱子曰垂有巧思莊子謂攏一倕之指是也○共工說見堯典林氏曰汝共工猶言汝后稷謂欲使汝爲共工也○漢孔氏曰殳斨伯與二臣名林氏曰殳一也伯與三也中加暨字三人無疑朱子曰殳斨以積竹爲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爲名殳斨豈能爲二器者歟○漢孔氏曰汝能諧和此官朱子曰不聽其讓也○呂氏曰聖人事事物物無不全備與後世技巧工匠咸精其能者事同而意異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漢孔氏曰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應氏曰虞衡作山澤之材而舜之命略不及此惟曰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此聖人不急於致用而急於遂物之意蓋成天下之大利故曰若○漢孔氏曰言伯益能之林氏曰伯益即伯翳其後爲秦○漢孔氏曰虞掌山澤之官曾氏曰益之爲虞非一山一澤蓋爲衆虞之長○漢孔氏曰朱虎熊羆二臣名林氏曰四臣名左傳有仲虎仲熊虎熊羆二人則朱羆亦二人朱子曰以獸爲名意亦以能服是獸得名歟史記云朱虎與熊二人前爻斨伯與當亦爲垂之佐○往諧說見上章朱子曰亦不聽其讓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漢孔氏曰三禮天地人之禮朱子曰典主也林氏曰典禮之職於吉凶賓軍嘉無所不統然實以郊廟祭祀爲主故但言三禮〇漢孔氏曰伯夷臣名羌姓〇郊廟之官夏氏曰宗如宗主之宗故長子主器謂之宗子秩宗云者豈非以天秩之禮而是禮彼實主之乎故成周掌邦禮者謂之宗伯掌都家之禮者謂之都宗人家宗人〇漢孔氏曰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朱子曰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無少私曲則心清而無物慾之汙可交神明林氏曰寅則敬而不慢直則正而不諂清則潔而不汙三者事郊廟交鬼神之道也〇漢孔氏曰憂龍二臣名〇漢孔氏曰勑伯夷獨曰欽者禮之本敬而已陳氏曰禹益垂伯夷皆遜舜荅之各異曰汝往哉往哉汝諧往欽哉乃史立文相備蓋往者必能諧能諧斯可往雖諧亦當敬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漢孔氏曰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唐孔氏曰說文云胄繼也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鄭註云王子王之庶子也吕氏曰典樂教胄子夔之職兼二事也樂感人也深故掌樂必兼教之任周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合國之子弟漢之太常猶領太學以此教人不在規矩誦說之間矣〇漢孔氏曰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能莊栗剛失入虐簡失入傲教之以防其失朱子曰剛堅彊不屈之意簡者不煩之謂虐暴虐也直溫寬栗所以因其德性之善而輔翼之也二無字與毋同剛無虐簡無傲所以防其氣質之過而矯揉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教之之具專在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也〇漢孔氏曰謂詩言志以導之歌永其義以長其言鄭氏曰人聲曰歌張子曰詩者樂章也又曰永言只是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朱子曰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主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〇漢孔氏曰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唐杜氏曰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三分宮數八十一分各二十七下生者去一去二十七餘五十四以爲徵故徵數五十四三分徵數五十四分各十八上生者加一加十八

於五十四得七十二以爲商故商數七十二三分商數七十二分各二十四下生者去一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以爲羽故羽數四十八三分羽數四十八分各十六上生者益一加十六於四十八得六十四以爲角故角數六十四此五聲大小之次也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唐杜氏曰先王通於倫理以候氣之管爲樂聲之均以子爲黃鐘丑爲大呂寅爲太蔟卯爲夾鐘辰爲姑洗巳爲仲呂午爲蕤賓未爲林鐘申爲夷則酉爲南呂戌爲無射亥爲應鐘周禮大師鄭氏註曰黃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仲呂之上六黃鐘長九寸其實一龠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蔟長八寸夾鐘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仲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二十六林鐘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鐘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四朱子曰歌既有長短則必有清濁高下之殊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聲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鐘爲宮則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蕤賓爲變宮夷則爲變徵無射爲清宮應鐘爲清商此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法也

爲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所謂律和聲也

按唐杜氏曰五聲六律還相爲宮若黃鐘之均以黃鐘爲宮林鐘爲徵大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若大呂之均以大呂爲宮夷則爲徵夾鐘爲商無射爲羽仲呂爲角所謂迭爲宮商角徵羽也若黃鐘之律自爲其宮爲夾鐘之羽爲仲呂之徵爲夷則之角爲無射之商此黃鐘之五聲大呂之律自爲其宮爲姑洗之羽爲蕤賓之徵爲南呂之角爲應鐘之商此大呂之五聲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者也此還宮例即朱所云又樂律殊品制器隨之其還宮有宮律短而四律及長則乘而不和故有半律子聲之法詳見周禮註杜氏通典蔡氏律呂新書

○漢孔氏曰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八音說見前朱子曰八音金石爲絲竹匏土包括於其中而革木二音無當於五聲十二律故最居後而但爲衆音之綱紀竹匏土包括於其中而革木二音無當於五聲十二律故最居後而但爲衆音之節○林氏曰先王之樂本之情性稽之度數自直而温至歌永言本之情性也聲依永律和聲稽之度數也夏氏曰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自直而温至簡而無傲此教之樂德也自詩言志至律和聲此教之樂語也○朱子曰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才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如此○漢孔氏曰石聲也磬音之清者揩亦擊也自詩言志至律和聲此教之樂語也○朱子曰聖而舞則神人和可知唐孔氏曰擊大擊附且是小擊祭氏曰有大聲有編聲有歌磬聲有大小故擊有輕重八音特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云磬以

立辨夫樂以和爲主而磬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和則無不和矣○夏氏曰此亦因伯夷之讓稱其所掌而申戒之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漢孔氏曰堲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張氏曰燒土爲堲所謂堲埴即是也燭燼爲堲所謂折即是也蓋堲有息滅之義堲之使不生也朱子曰讒諂也殄行傷絕善人之事也驚駭也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漢孔氏曰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唐孔氏曰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爲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朱子曰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計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夏氏曰此亦因伯夷之讓稱其所掌而申戒之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漢孔氏曰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勑命之或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朱子曰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讓與四人又如曰咨

汝二十有二人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得四岳止是一人○漢孔氏曰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陳氏曰功事也典天敘禮天秩服天命刑天討無非天事○呂氏曰欽哉惟時亮天功二十二人治職之統要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唐孔氏曰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漢孔氏曰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鄭氏曰黜退也○漢孔氏曰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暗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庶績咸熙說見堯典朱子曰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北猶背也其善者留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三苗見於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作臣作叛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即工及禹攝位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呂刑言遏絕則通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呂氏曰分北三苗與堯典獨書共工之事同見萬國皆順軌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朱子曰此於篇末總序始終○漢孔氏曰言其始見試用朱子曰徵召也舜生三十堯召用之○漢孔氏曰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唐孔氏曰在位在臣位

也○漢孔氏曰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林氏曰蘇氏謂陟方猶曰升遐耳顧命曰惟新陟王是也陟方乃死與楊子曰黃帝堯舜俎落而死文勢正同○皇極經世紀舜丙辰即位至禹十七年陟方乃死通爲壽一百一十年

帝乃弗士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漢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陳氏曰設置也別即分也互文○漢孔氏曰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爲汨作之篇劉氏曰汨作言整屋下土致治興功之道九共共當作丘古文丘共相近故誤耳即所謂八索九丘九丘者所謂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也九篇篇一州也伏生大傳曰九共書曰子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漢孔氏曰槀勞也飫賜也唐孔氏曰此序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漢孔氏曰凡十一篇皆亡○唐孔氏曰此序也孔以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序附於本篇次而爲之傳既不見其經閣射無以可中順其文爲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三上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虞書

大禹謨第三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漢孔氏曰矢陳也謨謀也鄭氏曰皐陶之謨禹之功各舉其著見之最盛者而言其實互文見意觀序既謂禹成厥功而下文又總以大禹謨言之則皐陶可知○漢孔氏曰重美二子之言陳氏曰申舒也謂發達之使申而不屈○朱子曰此乃三篇之序皐陶矢厥謨謂皐陶謨篇禹成厥功謂大禹謨篇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帝舜申之者舜因皐陶陳謨因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唐孔氏曰史錄其辭作大禹皐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林氏曰一序分三篇者竹簡所載不能多分爲三篇便簡冊而已非謂大禹謨盡在第一篇皐陶謨盡在第二篇也三篇中凡禹所言皆大禹謨凡皐陶所言皆皐陶謨又曰虞史既述二典此又述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三篇備二典之所未備

大禹謨

漢孔氏曰禹稱大大其功王氏曰皐陶指其名而禹稱大禹者宅揆任大冠諸臣之上表而出之也○朱子曰今文無古文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曰若稽古說見堯典○林氏曰文命上曰字史官曰也○漢孔氏曰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朱子曰文命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祗敬也帝謂舜也呂氏曰祗承與重華不同重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祗承不過坤承乾之象耳漢董子曰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蘇氏曰或以文命爲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爲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呂氏曰此下四章互相發明克艱之義○漢孔氏曰敏疾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敏修德朱子曰曰以下禹言艱難也眞氏曰禹言君臣之道蔽以克艱二言可謂至矣蓋以爲難則存敬畏之心以爲易則啓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所自分呂氏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克艱者聖人相傳之道厥后厥臣各止其所之意君克艱君之事臣克艱臣之事思不出其位也君不盡君道而下行臣事君職必虧非艱厥后臣不盡臣道而上僭君職必虧非艱厥臣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漢孔氏曰茲此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陳氏曰嘉言罔無伏隱也賢者才德多於人之稱唐孔氏曰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故嘉言與賢異其文唐陸氏曰寧安也○漢孔氏曰帝謂堯也考衆從人矜孤憫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張子曰稽衆舍己堯虛其心以爲天下也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唐孔氏曰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愍念之互相通也呂氏曰虐廢不必橫政暴刑加之一毫精神念慮之不到便是虐之廢之蘇氏曰無告天民之窮者困窮士之不遇者○朱子曰舜因禹言謂此惟堯能之非常情所及蓋爲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眞氏曰知爲君之難者日易眞知其難而能盡其道者難故曰允若茲惟帝時克世之人主謂言已盡用而不必求言不知伏于下者之難達也賢已盡得而不必求賢不知遺于野者之難進也惟堯於此一以難視之故能使言不伏于下賢不遺于野而致萬邦之安雖然堯猶慮其難也方且稽衆以求事理之當舍己以從人情之公無告易虐而不虐困窮易廢而不廢皆自克艱一念

職臣職必虧
非艱厥臣也

為之孔子論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皆
曰堯舜其猶病諸可謂知堯舜之心矣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漢孔氏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命所以勉舜也朱子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呂氏曰廣運者乾健不息之意惟其廣運乃能克艱眞氏曰廣運則與天同德故能受天之命益之言全在廣運二字唐孔氏曰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孫氏曰命畀付也奄盡也○蘇氏曰至道必簡至言必近君臣相與艱畏舍己用衆禮鰥寡達窮士其為德若卑約然此誇者之所小而世俗之所謂無所至也故舜特申之曰是德也惟堯能之他人不能也益又從而贊之曰是德也推而廣之乃所以為聖神武文而天之所以命堯為天子者特以是耳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漢孔氏曰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頃氏曰吉凶者總名廢興存亡成敗得失皆吉凶也張氏曰禹因益美堯遂言此

蓋亦因之以戒舜○呂氏曰禹克艱之言而益大益克艱之言得禹之言而始備聖賢之言互相發明以見君道之廣大而無窮君心之誠敬而無已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呂氏曰益又言克艱之目○漢孔氏曰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許氏曰戒警也王氏曰自儆戒無虞至四夷來王乃歷言戒哉之說○漢孔氏曰虞度也無億度謂無形戒於無形備慎深也○蘇氏曰虞憂也自其未有憂而戒之矣○漢孔氏曰秉法守度言有常朱子曰失墜也陳氏曰度尋丈尺寸也以度喻法故言法度○漢孔氏曰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陳氏曰浮水曰遊逸者放於安之謂葉氏曰淫如水之浸淫而不返○漢孔氏曰勿禁止之辭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而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如詩所謂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當存於心日以廣云矣朱子曰勿疑謀勿成百志自作一句不連上文蘇氏曰人之為不善雖小人不能無疑凡疑則已則天下

無小人矣人之所以不能大相遠者皆好行其所疑也朱子門人志衡所謂百慮吕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一心既正凡有所之皆廣且明故曰云云○漢孔氏曰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專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蘇氏曰民至愚而不可欺凡其所毀譽天且以是爲聰明而況於君重遠道足以致民毀而已安能求譽哉好行小惠以求譽於此固不足恤而縱欲以戾之亦殆矣哉弗戾也○漢孔氏曰言天子常戒慎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林氏曰無怠荒所謂不倦以終之四夷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朱子曰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四夷歸往中土可知眞氏曰益敎數告戒而終之曰云云蓋治亂之源在人主之心益之戒始於君心終於君心此聖賢傳授要法也至武帝混一天下唐玄宗身致太平皆以逸樂召夷狄之譽流禍至數百年然後知聖賢之言萬世之著

策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夏氏曰此禹又言保治之術○漢孔氏曰嘆而言念重其言鄭氏曰念常思也夏氏曰禹言今日德政已成其事誠美在帝不可不念其保之之術也○漢

氏曰爲政以德則民懷之吕氏曰德惟善政政本於德也政在養民民資於政也後世富國彊兵非養民之政也○漢孔氏曰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唐孔氏曰此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洪範以生數爲次此以相刻爲次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彼惟五材此兼以穀爲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故別而附之夏氏曰故於土下言之葛氏曰穀本在木行之數以爲民食之急穀是土之所生今舜之治以之水火金木土穀之六府則既能惟修○漢孔氏曰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夏氏曰以之正德利用厚生之三事則既能惟和○漢孔氏曰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左氏卻缺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不得見夏氏曰別而言之謂之六府謂之三事合而言之謂之九功六府修三事和則九功可謂有敘矣有敘非謂先水火而後金木土穀先正德而後利用厚生特謂九者之功各得其敘而不失其倫耳○或問論語韶武章朱子曰據書中說德惟善政至九敘惟歌此是韶樂之本也他意思是如何到得又曰此便是韶樂之本也

按禹謨辭簡而盡該括實政之大者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二語是也以修以和要是帝王之大者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更舉以行前說修水之利其經制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散之爲均遂爲舍列而芟作流其潤聚之爲原防爲偃豬而行沃被其澤皆是也修火之利其區畫如藪有薪蒸囿有芻蕘燿烜有令灰炭有備大之以鑪冶小之以焞埴足燥金而凝土小之以燒薙以行水足美疆而糞疇皆是也

修金之利驗其地圖覓其巡禁因其寶藏物其材是已及其用之治鑄必廣而器具備圜法必通而貨行利斯溥也修木之利辨其材蔿別其植物篠其場圃滋其樹藝是已及其用之落彼材植而陰陽不拂其宜時彼斧斤而倫取不勝其用利斯溥也土會以辨地之生土化以相地之宜修土利也而猶不止此授之田野畫之井牧執度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尤土利之大者也三農生九穀之殊巡野辨種稑之種修穀利也而亦不止此視年歲之豐凶謹春秋之須斂以之施惠則有鄉里之委積有門關之委積有都鄙道路之委積以之先備則有三年之蓄有六年之蓄有九年之蓄尤穀利之大者也蓋泛觀天地間莫非五行百穀之利者亦既因民利而利之矣富而能教大君立極於上羣黎觀感於下經正民興斯無邪慝民德之正也通商惠工羨補不足固利用之著者而凡害至與備患生與防利之導之出入用之皆民用之利也仰事俯育飽食煖衣固厚生之著者而凡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欲壽爲之生而不傷欲富爲之厚而不困皆民生之厚也此皆府事修和之實禹特以兩言該括之可謂簡而盡矣又按禹自天錫龜書高後以敘九疇之範則初一五行以下六十五字挈其綱以定九州之貢則六五行以下三十一字立其本以陳九功之謨則此十有六字撮其要洪範府孔修以下三十一字立其本以陳九功之謨則此十有六字撮其要洪範其淵源處禹謨其敷陳帝前處語之詳略不同而實一也以是輔成帝治卒使德政洋溢恩娛澤嬉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傳至成周尚以薦之宗廟而泰和與唐虞並稱世謂唐虞世遠復古之難以此語觀之皆鑿鑿精實讀者當深考之也

○漢孔氏曰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二者而已蘇氏曰先事而令曰戒朱子曰威古文作畏鄭氏曰威刑勸勉壞敗也吕氏曰此段精神全在俾字蓋消息盈虛天理之常裁成輔相君人之道也天下之理盛必有衰成必有敗俾云者聖人裁成輔相以賛消息盈虛之理觀勿壞之意聖人無窮之心可見矣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夏氏曰此舜又歸功於禹○漢孔氏曰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而嘆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王氏曰方水之未平春作秋成有弗穫者故地平然後天成朱子曰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鄭氏曰治理賴恃也夏氏曰禹功豈惟萬世曰萬世者姑取其數之多言之耳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夏氏曰此下載舜禪禹事○漢孔氏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言已年老厭倦萬機汝不懈怠於位稱總我衆欲使攝唐孔氏曰舜年六十三即政居帝

位三十有三載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之間故並言之張氏曰耄昏也期指是以爲期也期則當頤以養之之時鄭氏曰倦懈勤勞也呂氏曰聖心純亦不已何由有倦但老將至而血氣若倦止倦於勤而已非倦於道也居天位者以勤爲本舜既以倦勤自歉必求能勤者而遜位天行健天之不息也聖道運而無積聖人之不息也不息二字足以當帝位帝德廣運亦不息之功用也聖人之道未嘗一日怠怠則間斷不可以言聖矣陳氏曰總猶統也朱子曰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蓋堯欲舜眞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惟帝念功

漢孔氏曰依倚邁行布種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皐陶布行其德下洽於民民歸服之朱子曰邁遠也種德如農夫之種種殖也衆人之種其德也近朝種而暮穫則其報亦狹矣皐陶之種其德也遠造次顚沛未嘗不在於德而不求報也及其充溢而不已則沛然下及於民而民懷之呂氏曰此非禹之謙辭禹盡克艱之道德雖已充常見其罔克民雖已依常見其不依即讓德弗嗣之意聖人之心見天下之理工夫無窮而舉皐陶以自代邁種皐陶栽培其德之豐熟也降如雨露之降黎民被其潤澤罔有不懷也種德比之罔克者如何民懷比之不依者如何此禹灼然不敢當帝位之意○漢孔氏曰釋廢也朱子曰茲指皐陶也呂氏曰禹告舜以念皐陶也念之而在此釋而不念亦在此名言者指其事而言之亦在此允出者信存於心亦在此史氏曰念功念皐陶種德之功也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漢孔氏曰或有干犯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呂氏曰帝者之世風俗醇厚敢干予正者已無而或干予正者亦無陳氏曰弼輔期當也嘆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雖或者即犯舜之正也○漢孔氏曰弼輔期當也嘆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朱子曰期者先事取必之謂陳氏曰明刑明審五刑予治猶言予正也協中則不犯正又不待論林氏曰聖人制爲刑辟非期於多刑人多殺人以爲威也凡以輔吾教之不逮而已出教則入刑出刑則入教使民趨於五教而刑爲無用此聖人之本心也皐陶能體此意而行之使天下知有契之教而不知有皐陶之刑蓋百官有司之職以無曠爲能惟士則異此必使民不犯於有司天下無一人之獄其官若虛設者然後爲能其官朱子曰懋宜作楙盛大之意此作懋

者乃訓勉耳蓋
古字亦或通用

按中正字義程子易傳曰中重於正正者容有不中中者未有
不正朱子曰中是正之恰好處合當做底是正做得恰好處是中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
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漢孔氏曰愆過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呂氏曰罔愆意極淵源惟實用工之人知之夫非盛德之至剛健純粹質諸天地而不疑闔百聖而不慙歷萬世而無弊者何以至此眞氏曰帝德雖覆載無以加而皐陶但以罔愆言之蓋必如是僅可謂之無過耳○漢孔氏曰御治也葉氏曰上下以勢言故曰臨衆寡以人言故曰御陳氏曰臨統御制御也御取馭馬爲義羈勒以使從與寬正相反然人君能容衆而後能御衆寬容則人心固結乃所以爲御世主以嚴法御下行於法之所及不行於法之所不及所御狹矣楊氏曰權不去手寬儘不妨○漢孔氏曰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鄭氏曰罰罪之輕者賞賜也應氏曰罰弗及嗣一人之身始惡終善猶不可棄況其嗣乎賞延于世與人爲善嘉勸來者然世賞而不世宮也○漢孔氏曰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朱子曰即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呂氏曰過慈則近於姑息反以害仁此編苟無刑故無小一言其義不備聖人見人之故爲惡者不俟其惡之大罪大則足以滅身矣自其小而刑之所以戢其爲惡之心○漢孔氏曰刑疑附輕嘗疑從重忠厚之至朱子曰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呂氏曰漢宣綜核信必而舜朝賞罰多疑然宣帝之信必爛火之光也帝舜之疑天地之寬也○漢孔氏曰皐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唐孔氏曰杜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俱失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也陳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好生之德聖人所以配天地而育羣生自臨下以簡而下皆是呂氏曰自簡寬而發無非好生蓋好多事者必不好生好苛刻者必不好生唐孔氏曰洽謂沾漬優渥陳氏曰聖德浹洽人皆自愛不犯有司之法上好人之生則民莫不自好其生仁心之相感也秦人殺人如草芥宜若民不敢犯而敓宄愈不勝上輕人之生則民亦自輕其生戾氣之相召也○朱子曰帝德罔愆以下見聖心油有發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嘗亡不流行其間此所以德洽民心而自不犯有司非既抵冒而復縱弛之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漢孔氏曰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
真氏曰欲猶好也朱子曰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
願欲而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皆定汝之美也張氏
曰鼓之舞之不見其爲之之迹而民莫不披靡此之謂風動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漢孔氏曰水性流下故曰下水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重美之
朱子曰降水洪水也古文作洚孟子云水逆行謂之洚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淤
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洚洞無涯也呂氏曰舜時水已平何以謂
之儆予舜雖不見洪水之害常若洪水之在目前天地之中一物不順無非儆
予何暇計時之先後況舜時水猶未盡平誠不可不儆也王氏曰舉事當人信
之謂之成允朱子曰成功謂水患既平而九功皆敘呂氏曰當此之時惟禹一
人故曰惟汝賢○漢孔氏曰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
盡力爲民執心謙沖不自盈大史氏曰勤儉二字視之若易行之實難惟踐履

純篤涵養粹深者乃能故曰克勤克儉力足以堪其任之謂也呂氏曰滿假不
必矜誇功成之後自以爲功即滿假也禹既成功其心寂然若無所以爲不自
滿假唐孔氏曰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言惟汝賢○漢孔氏曰自賢曰矜自
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人唐
孔氏曰矜伐俱是誇義程子曰禹不矜不伐天地同量也呂氏曰天下之理必
有對己立則物對有對則有爭一有矜伐即有爭之理蓋矜伐者爭之對禹不
矜不伐是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矣○漢孔氏曰丞大也曆數謂天
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爲天子
朱子曰德指其克勤儉不矜伐而言功指其成允功而言曆數帝王相繼之次
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吳氏曰正朔自天子出諸侯受而行之天之曆數在
汝躬言當天道爲天子曆象日月以出正朔而號令天下司馬遷言堯立羲和
之官明時正度陰陽調風雨節年者禪舜戒之曰云云舜亦以命禹由此觀之
帝王之所重也陳氏曰躬身也朱子曰是時
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
按曆數之說惟吳氏得之書言曆者三堯典以曆對象而言此與洪範以曆
舉數而言曆即步占之曆數即一十百千萬之數曆所以爲紀數之書數所
以爲起曆之元其曰天之曆數在汝躬則傳
帝王之世運須一統之正朔責任之大可知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漢孔氏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或問人心是形氣之私指口鼻耳目四肢之屬否朱子曰是又問如此則未可便謂之私曰此數件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有箇不好底根本○又曰陸子靜云舜若以人心爲全不好則須說不好使人去之今止說危危者不可據以爲安耳此言是○又曰道心惟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又曰人只有一箇心知覺從道理上去便是道心知覺從聲色臭味上去便是人心只爭些子人心人欲也此語有病危只是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以道心主之則危者自安若縱其欲則墮入於惡又不止於危喜怒人心也然無故而喜無故而怒與喜至於過怒至於甚皆爲人心所使也須是喜所當喜怒所當怒乃是道心○又曰以飲食言之飲食渴歇人心也然必有義理存焉有可以飲有不可以飲可以食有不可以食如子路食於孔悝與夫嗟來之食此不可食者也又如父慈其子子孝其父常人亦能之道心之正也若父一虐其子則子必狠然悖其父人心之所以危也惟舜不然雖其父欲殺之舜

之孝未嘗替此道心也故當使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然此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又曰中庸謂擇善固執之擇善惟精也固執惟一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惟精也篤行惟一也博善惟精也誠身惟一也大學格物致知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又曰聖賢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中庸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謂也此曰允執厥中以其在事者言之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真氏心經贊曰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懥惟欲易流是之謂危須臾或放衆慝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曾不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爲始終惟精故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統法程提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慎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必窒必懲上帝是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廣而充意必之萌雲捲席撤子諒之生春噓物茁雞犬之放欲其知求牛羊之牧湛湛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惟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斂之方寸大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若奉拱璧念茲在茲其可不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爲先○又曰人心指聲色臭味之欲言也道心指仁義禮智之理言也以人主言之宮室之欲安膳服之欲美妃嬪侍御之奉觀逸遊田之樂皆人心之發也是心爲主無所裁制則物欲日滋去桀紂不遠矣知富貴之不可恃而將之以憂勤知驕侈之不可肆而節之以恭儉

知旨酒厚味爲迷心之鴆毒而思却之知淫聲美色爲伐性之斧斤而思遠之此道心之發也是心爲主無所泪喪則義理日充堯舜不遠矣人心之發如銛鋒如悍馬有未易制故曰危道心之發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有未易充故曰微惟平居莊敬自持察一心之所起知其爲聲色臭味而發則克治之知其爲仁義禮智而發則持守之自然禮義常存物欲退聽以之酬酢萬事無往非中矣蓋主於中則曰道心形於用則曰中道非二事也朱子曰允執厥中堯之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之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舜復加以三言者蓋必如是而後堯之一言可以庶幾也異齋歐陽氏曰子讀論語堯曰數言疑虞書所載天之曆數在爾躬與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無非堯言蓋孔門舉其首末則其中間可想既以天之曆數在爾躬與四海困窮天祿永終通謂之堯言矣則危微精一之云何以知其獨非乎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漢孔氏曰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朱子曰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戒其勿用○漢孔氏曰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漢孔氏曰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呂氏曰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敬修者用工之無已也既曰欽又曰愼又曰敬舜純誠之實積於中故純誠之言發於外輔氏曰天祿謂天所與人君之富貴眾高也眞氏曰堯之告舜曰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以後世言之必謂此不祥之語而古者君臣更相告戒不諱危亡如此此其所以不危亡也○漢孔氏曰好謂嘗善戒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之成於一也朱子曰好善也戒兵也呂氏曰一言之間禍福係焉遜位之言既出不可以再此天子無戲言之意舜言此外如有敵人之窺覺內如有權臣之乘間舜時安有此蓋謹言者聖人常行之理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漢孔氏曰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唐孔氏曰周禮有衔枚氏所衔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箇數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卜

六十二小字文共

卜之似若枚數然鄭氏曰問龜曰卜○漢孔氏曰帝王立占卜之官故曰官占
蔽鬱昆後也官占之法先鬱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鄭氏曰占問也
陳氏曰命謂令龜也元龜龜之大而善者○漢孔氏曰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
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古無所枚卜張氏曰此如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至於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陳
氏曰人謀鬼謀難欲其合大率以人謀為先就人謀中又以己之心為主蔡氏
曰龜卜筮著林氏曰習重也如習坎之習不習古猶言豈有汝既吉又
更有人與汝重疊而吉耳氏曰六經言鬼神始此其之一言最宜深味
按鬼神字義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朱子曰
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
者為鬼其
實一而已
○漢孔氏曰再辭曰固陳氏曰董子云聖人以天下為憂未嘗以天下為樂此
禹固辭之意○漢孔氏曰言毋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之任
○漢孔氏曰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陳氏曰舜言受
終禹言受命互文蘇氏曰祭法謂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其堯乎
按文祖神宗皆難指言其人或指
為黃帝或指為堯皆未敢以為然
○漢孔氏曰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林氏曰總率百官如舜居攝之初所
行事唐孔氏曰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事其巡守非百官之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祖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
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
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
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
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
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
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
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
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唐孔氏曰此言征苗事○漢孔氏曰三苗之民數千王法祖往也不循常道言
亂逆命汝討之陳氏曰有苗猶有扈有窮皆指有國之君蔡氏曰征正也正其

罪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舜老而禹攝雖代總萬幾而堯舜爲天子自若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在居攝後而稟命於舜不敢專也以此推之舜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漢孔氏曰會諸侯之師而諸侯亦在蔡氏曰會諸侯以會也誓戒也有會有誓唐虞已然禮言商作誓言周作會非也○漢孔氏曰蠢動昏暗也言其所人冥討之應氏曰蠢者物之但能蠕動而懵無知識之稱蔡氏曰猶侮也呂氏曰苗之惡盡出於昏迷不恭不恭者萬惡之源○漢孔氏曰猾亂也呂氏曰苗之敗德義鄭氏曰侮輕慢忽自賢自以德賢於人也真氏曰道德二字並言始見於此道者常行之正路背之故言敗○漢孔氏曰廢仁賢任姦佞○漢孔氏曰言民叛天災之許氏曰災咎也○漢孔氏曰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應氏曰奉辭猶易所謂利執言也陳氏曰罰討也○漢孔氏曰尚庶幾一汝心力以從我命○漢孔氏曰以師臨之一月不服呂氏曰帝王之舉兵至則服而已氣之春草木發生而陰崖寒谷甲者未拆根者未芽豈春氣之或偏歟陰凝結壅蔽時也舜之春風和氣舉世游泳則有苗雖頑有時被其澤矣○漢孔氏曰贊佐禹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林氏曰益是時亦從禹出征呂氏曰贊猶贊天地之化育禹有是心而益贊之非告以未知也夏氏曰德上可以動天豈可以致遠○漢孔氏曰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鄭氏曰招召謙遜也蔡氏曰滿損謙益即易所謂虧盈而益謙者呂氏曰使禹以

爲弗率在苗非教化未至則滿矣自反愈至而不罪苗乃謙也唐孔氏曰因言行德之事欲禹修德謙虛以來苗○漢孔氏曰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於人蔡氏曰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朱子曰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于父母呼父母而泣也○漢孔氏曰憲惡載事也夔夔悚慄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蔡氏曰自負其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蔡氏曰自負其罪不以爲父母之罪自引其惡不以爲父母之惡龜山楊氏曰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自以爲孝則非孝矣蔡氏曰齋莊敬也慄戰慄也朱子曰李氏云舜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其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廣漢張氏曰父之詔子常理也今以瞽瞍之頑舜盡子道而瞽瞍亦允若是感格之道乃在於舜所以變化瞽瞍之氣質者舜也○漢孔氏曰識和剡況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蘇氏曰至誠感物曰誠○漢孔氏曰昌當也以益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蔡氏曰昌言盛德之言呂氏曰拜而俞之所謂禹聞善言則拜唐孔氏曰振整也陳氏曰二十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泛言則兵衆也應氏曰此見其師出以律其歸以序終始以禮而不亂也見其養威斂重而士氣初不屈也下不敢其無功上不咎其方命唐孔氏曰還不請者進退由將或當時請命乃還文不具耳○漢孔氏曰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呂氏曰誕大也舜之文德素孚於天下又大敷之則和氣彌滿天地之間矣○漢孔氏曰干

尚書纂傳卷第三上

後學 成德 校訂

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敎舞干賓主階間抑武事唐孔氏曰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是武舞執干戚也執干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執翟據器言之有武有文俱用以舞不用於敵故爲文也朱子曰舞干羽干兩階只是置三苗於度外呂氏曰朝廷間暇禮文之彝非有意於示有苗也○漢孔氏曰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者之必以道呂氏曰春意浸盛寒谷發生造化本無厚薄而萬物由造化以生者自有遲速知此則三旬之逆初非可怒七旬之格亦非獨遲先春後春各有其時至此不得不格也○蔡氏曰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亦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爲禹班師而後弛其威武專尚德敎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今數千載之下猶可以是而想其一時之氣象也○袁氏曰舜耕歷山時祇見厥父惟知己之有罪不見父之爲頑極其精誠一念不雜所以瞽瞍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惟見苗之作慝與祇見瞽瞍之時是心微有間矣所以苗民逆命及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往時負罪引慝之心干羽之舞和氣充塞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然則人心其可以少自滿哉方惟

尚書纂傳卷第三中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虞書

皐陶謨第四

皐陶謨

漢孔氏曰皐陶爲帝舜謀林氏曰此篇雖與禹相荅問其實陳於舜前史記云禹皐陶相與語帝前是也故揚子雲謂皐陶以知爲帝謨○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皐陶

曰若稽古說見堯典○蔡氏曰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皐陶則載其謨后臣克艱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皐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數千四海祗承于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盡皐陶比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也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按此禹皐問答推廣迪德謨弼之義而究極於人君修齊治平處

○漢孔氏曰迪蹈也蔡氏曰皐陶言人君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謨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唐孔氏曰此曰上不言皐陶猶大禹爲謀曰上不言禹按允迪厥德從人君修德上說謨明弼諧從人臣輔德上說迪德即下文愼厥身修之云謨明則開陳乎此啓心沃心之謂弼諧則協贊乎此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之謂或以德爲皐陶之德或以允迪爲啓迪其君之德皆未當

○漢孔氏曰嘆美之重也愼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蘇氏曰愼其身之所修思其久遠之所至者禮云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故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漢孔氏曰言愼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張氏曰親親以隆其恩燕樂以合其好文足以相接恩足以相愛惇九族之道也尊尊而卑卑長長而幼幼親疎以別隆殺以辨敘九族之道也程子曰正倫理篤恩

義家人之道眞氏曰庶明謂衆賢勵勉也翼輔也○眞氏曰皐陶陳謨未及他事首以愼厥身修爲言蓋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而愼之一言又修身之本也思永者欲其悠久而不息也人主孰不知身之當修然此心一放則能暫而不能久必也常思所以致其愼者夫然後謂之永後世人主有初而鮮終者由不知思永之義也愼則常敬而無忽思則常存而不放修身之道備於此矣然後以親親賢賢二者繼之九族吾之屏翰也篤敘而均被其恩衆賢吾之羽翼也勉勵而樂爲吾助身爲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

按中庸九經修身爲綱而待臣與民皆其中切要之事即如此篇發首先言治之原在君身而後言治之要在知人安民下章籲山楊氏說綱領固當然

又當考

眞氏說

○漢孔氏曰皐陶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三山陳氏曰禹皐同列或都或俞或吁或如何無非眞情實意之所發有合於心則都之俞之不合則吁之問之善之在己猶在人也故自言而先曰都不以爲矜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聞言而拜不以爲諂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憂

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龜山楊氏曰知人安民皐陶謨一篇之綱領也亦行有九德而下知人之事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事○漢孔氏曰言帝堯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呂氏曰兩言在者辭定而理決也○漢孔氏曰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故曰吁葉氏曰帝謂舜也難者戒焉而不敢易勿也○漢孔氏曰知人智之事也安民仁之事也哲智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蔡氏曰知人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漢孔氏曰佞人亂眞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蔡氏曰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安民也遷竄也巧好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張氏曰驩兜誣人之功罪害於知人故憂之有苗頑弗即工害於安民故遷之巧言令色孔壬無所不害故畏之畏又甚於憂憂也唐孔氏曰帝能哲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憂懼於彼巧言令色爲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方始去之是知人之難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龜山楊氏敘章指見上文○漢孔氏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朱子曰行者可見之迹也程子曰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眞氏曰九德之名自皐陶始○漢孔氏曰載行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蘇氏曰人之難知如此豈可畏其難而不求其說乎盡亦以九德求之言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言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載采采者歷言其事也

按諸家皆本孔氏說但書指謂九德之行殊科故必論其人之有某德有某德乃可論其人之足任某事任某事亦如立政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以宅事牧準三事云

○漢孔氏曰問九德品例○漢孔氏曰性寬弘而能莊栗朱子曰栗字再見虞書皆莊敬謹嚴之意葉氏曰栗循栗剡之栗○漢孔氏曰和柔而能立事蔡氏曰柔柔順立植立○漢孔氏曰愿慤愿而恭恪唐孔氏曰愿者慤謹良善之名王氏曰愿慤或失於朴陋恭謂恭肅有禮○漢孔氏曰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蘇者能治亂之人多忤才作爲大則爲姦小則爲盜成括惟加以敬則處事當

按朱子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又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又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詳虞書敬字凡七見而此章特以敬言德故附其字義於此

○漢孔氏曰擾順也致果爲毅朱子曰毅彊忍也○漢孔氏曰行正直而氣温和○漢孔氏曰性簡大而有廉隅朱子曰簡是好資質較之煩苛瑣細者不同廉謂有分辨也范氏曰物之有稜曰廉○漢孔氏曰剛斷而實塞吕氏曰棖也慾焉得剛惟剛而能塞則如孟子至大至剛塞乎天地○漢孔氏曰無所屈撓動必合義朱子曰彊者力有以勝人之名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吕氏曰勇而無義爲亂惟彊而有義則如孟子過孟賁遠矣○眞氏曰九德之訓諸家各有得失今取其長合爲一說蓋寬洪者易失於疎闊必以縝密濟之栗木性之最密者也柔順者易失於委靡必以植立濟之謹愿者未必能恭肅有能治之才者未必能敬謹馴順之人少果毅徑直之人少温和簡者多務大體未必事廉隅剛者或出血氣未必能篤實彊者見事勇爲未必能合義學以成德則無一偏之失○唐孔氏曰寬柔擾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簡剛彊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愿亂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孫氏曰言臣德則先柔後剛言君德則先剛後柔教人治人以中德爲本論人則中德在剛柔之中此舜典羣讓洪範序德所以不同○眞氏曰柔而立剛而塞雖各爲一德然寬也愿也擾也簡也皆近柔故以栗以恭以毅以廉濟之皆剛之屬也○亂也直也彊也皆近剛故以温以義濟之皆柔之屬也○朱子曰九德分得細密又曰皐陶九德凡十八種皆是好底氣質每兩件鬬合將來又曰舜論直温寬栗及皐陶九德皆是反氣質之性

按九德諸解或二之爲剛柔或三之爲剛柔正直雖於說亦通然朱子說蓋析理於錙銖之謂○無垢張氏曰自寬至彊皆天資自栗至義皆學力蔡氏曰而轉語辭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此濟彼之謂眞氏曰張蔡二說不同然嘗思之德不待學而成者生知安行者也自非聖人其質必有所偏學以治之然後能復其性之全故舜命夔教胄子直而温云云正此意也○漢孔氏曰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三山陳氏曰久而不變曰常勉彊於暫而不能安行於久非所謂常也劉氏曰古士常吉士○漢孔氏曰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也立政云庶常吉士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世不絶祀故稱有家蔡氏曰使之爲大夫以治明有家之政事也○漢孔氏曰

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林氏曰嚴亦敬也既曰嚴又曰祗又曰敬謂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已也張氏曰爲諸侯則有山川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而豐於都邑故稱有邦蔡氏曰使之爲諸侯以貢明有邦之政事也○漢孔氏曰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後德能治之士並在官胡氏曰受容納也施用也王氏曰合九德而受之敷九德而施之馬氏曰才德過千人曰俊百人曰乂應氏曰合九德之人而成事其事所謂德者貫本末而一之也非堆然土木也彼分才德而二之殆未深之論耳八元八凱皆粹德也而謂之才子其全才備德如此後世治天下者大槩取辦於才力非九德俊乂之謂也○蘇氏曰後之學者多說天子用九德諸侯用六大夫用三其實未必然也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使諸侯而有爭臣七人可得謂之僭天子乎故觀書者取其意而已或曰皐陶之九德則堯舜禹知人之法矣乎曰何獨皐陶舜命夔曰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箇子敎武王曰正直剛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雖詳略不同然皆以長短相補剛柔相濟其意曰以此觀人參其長短剛柔而雜用之可以無大失矣辟言如藥之有方聚衆毒而治一病君臣相使畏惡相制幸則愈疾不幸亦不至殺人者○漢孔氏曰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夏氏曰自僚事言則曰自僚自治事言則曰百工○漢孔氏曰疑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蔡氏曰撫順也唐孔氏曰撫五辰者堯典敬授民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不特授時而已矣而變理陰陽小而山澤草木無不得其所胡氏曰春盛德在木於是布德施惠修舉政事所以順木之辰孟夏盛德在火於是繼長增高勞民勸相所以順火之辰孟秋盛德在金於是選士厲兵禁暴誅慢所以順金之辰冬盛德在水於是謹蓋藏循積聚飭國典所以順水之辰四辰順則土在其中矣真氏曰凝者疑定堅久之意成功非難而堅久爲難○漢孔氏曰不爲逸豫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敎有邦所謂敎者非昭然示人以意向也逸欲之念少萌於中則天下從風而靡矣○漢孔氏曰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司馬氏曰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故曰知幾其神乎周子曰幾善惡朱子曰周子說幾盡有警發人處近而公私邪正遠而廢興存亡只於此看破便幹轉了呂氏曰一二日之中幾微有萬而難察自微而動之善則善之惡則惡一心之中少有不敬善惡即於此而判矣

按古文書言幾者三周書戒非幾而言者幾無不在要須合三義爲密伏生大傳作一日二日萬機

○漢孔氏曰曠空也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吕氏曰凡在職位無非代天理物耳如天之爲然後能亮天工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
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龜山楊氏敘章指見上文○漢孔氏曰天次敘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勑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天下唐陸氏曰有典馬本作五典蘇氏曰勑正也呂氏曰勑有整飭之意五典說見舜典陳氏曰五者之典皆厚之所謂厚人倫也○漢孔氏曰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唐陸氏曰有庸馬本作五庸蘇氏曰秩亦敘也王氏曰古必軍賓嘉之禮亦大所秩也天子當自其禮庸之庸者常用之謂也○程子曰書言天敘天秩天命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張子曰生有先後所以為天敘小大高下相亞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敘物之既形也有秩知敘然後經正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佗一毫不得添佗一毫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自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漢孔氏曰衷善也朱子曰衷即是中以衷為善却未親切蔡氏曰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君臣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是所謂和衷也○漢孔氏曰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所以命有德蔡氏曰此即周官司服公以下五

等之服孔氏以天子言之非也服說詳見益稷○漢孔氏曰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五刑說見舜典○程子曰天命天討只是天理自當如此人何嘗與焉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於理故用刑以懲之賞刑之用何嘗容心於喜怒哉只是一箇義義之與比○漢孔氏曰言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林氏曰天曰政曰事兩言懋哉者勉勉而不自已也○朱子曰要惇五典庸五禮須是同寅協恭和衷要章五服用五刑須是政事懋哉懋哉○漢孔氏曰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漢孔氏曰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呂氏曰自我民聰明觀斯民漠然不可犯之時可見自我民明威觀斯民凜然不可犯之時可見或問天聰明云云不知明畏是兩字還是一字林氏以為聰明言視聽明畏言好惡未知如何朱子曰林氏似是明畏所明畏言天之所明所畏所明如明揚側陋之明所畏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意○漢孔氏曰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蔡氏曰上天下民也有土有民社也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所在而吾心之敬又合天民而一之也有土者可不知所以敬哉眞氏曰隆古君臣講明政治無一事不本於天無一事不本於敬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

未有知思曰賛賛襄哉

按此又皐陶與禹
更相推讓以結之

○漢孔氏曰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順於古道可致行三山陳氏曰皐陶謂我之言順於理可以致而行之史記作吾言可底行乎○漢孔氏曰然其所陳從而美之曰用汝言致可以立功○漢孔氏曰因禹美之承以謙辭言我未有所知○蘇氏曰曰當作日陳氏曰賛如益賛禹之賛賛賛賛之不已也蔡氏曰襄成也惟思日賛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呂氏曰皐陶陳謨如此方慊然不自以爲可行豈謂治安一策才略如不可勝用謂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又謂何不令臣爲屬國之官其視皐陶氣象爲如何

尚書纂傳卷第三中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三下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虞書

益稷第五

益稷

漢孔氏曰禹稱其人因以名篇林氏曰伏生以益稷合於皐陶謨孔氏據科斗書整理而爲二觀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實與立刖篇賛賛襄哉相接蓋古竹簡文多者一篇編整理而爲二既整理之必以篇名別之故簡冊當從孔氏而以文相屬讀之當以伏生爲正○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

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

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蔡氏曰此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漢孔氏曰因皐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昌言說見大禹謨○漢孔氏曰拜而嘆辭不言欲使帝重皐陶所陳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蔡氏曰孜孜勤勉不怠也蘇氏曰予何言者猶皐陶之未有知也思日孜孜者猶皐陶之思日贊贊也皆相因之辭是以知曰之當爲日也伏生以益稷合於皐陶謨有以也夫○漢孔氏曰問所以孜孜之事唐孔氏曰皐陶怪禹不言故曰吁又曰如何○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說見堯典○漢孔氏曰言天下民昏昏墊溺皆困水災○漢孔氏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稷木獲鳥獸民以進食許氏曰乘駕也唐孔氏曰史記河渠書云泥行蹈橇山行即橋徐廣謂橋一作蕝橇直轅車也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蕝山行則梮蕝形如箕揬行泥上如淳謂揬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卑昭謂木器如今轝牀人轝以行也輴與蕝一橇與梮蕝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蔡氏曰隨所出入治之刊木以達險阻除障蔽也陳氏曰與益奏進衆鮮食於民魚鼈新殺亦曰鮮此承山下故爲鳥獸下承水後故爲魚

鼈○漢孔氏曰距至也汶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深之至川亦入海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民鮮食之陳氏曰決疏通也夏氏曰史記以導弱水以下爲九川謂弱水也黑水也河也漢也江也沇也淮也渭也洛也說者因謂距四海者弱水入流沙爲西海黑水入南海爲南海河北播爲九河入于海爲北海餘六水所入爲東海不必如此之泥但謂九州之川皆決以入海因以四海言耳王氏曰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濬畎澮距川使小水有所入葉氏曰艱食言稼穡艱難唐孔氏曰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不足故鮮食以助穀陳氏曰水漸除矣與稷播種衆穀進衆鮮食於民○陳氏曰益稷播奏艱鮮非人人而飲食之亦教之有方耳○葉氏曰洪水之害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禹隨山刊木除其壅蔽然後益得以烈山澤而焚之禽獸可得而食所謂暨益奏庶鮮食也決九川使至川降丘宅土然後稷得以播五穀教稼穡兼魚鼈而食之所謂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也○郁氏曰禹言暨益於隨山刊木之下言暨稷於濬畎澮距川之下則是以刊木之故而暨益以濬畎澮之故而暨稷夫木乃山林之産畎澮乃田間之道益爲虞實主山澤以刊木之故暨益則木之所以濬皆稷實助之刊則畎澮之所以濬皆稷實助之刊水大事也而益稷有功焉則是治水功成禹固爲先益稷實亞之矣說者不以刊木論暨益惟以奏鮮論暨稷於是禹所言者殆類自侈其功之辭今當從隨山刊木暨益濬畎澮距川暨稷作

句則禹所言悉是歸功於此二人也○漢孔氏曰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王氏曰居儲也應氏曰勤而不匱流而不滯公天地之利以養天地所生之人豈後世均輸平準區區殖利以自私哉伏生大傳作貿遷有無化居○漢孔氏曰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為治本蔡氏曰烝衆也應氏曰艱鮮並奏食貨交貿而必揔之以乃粒則養民之政本可知六府之土穀惟修五行之土爰稼穡本末輕重之序瞭然也陳氏曰作乂興於治也○漢孔氏曰言禹言甚當可師法○林氏曰禹雖不以陳謨自居惟述其治水之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予之所以思曰孜孜者蓋欲君臣之間相與整飭戒常如洪水未平之時則國家之福保無窮矣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鄰哉禹曰俞

林氏曰此節舜禹推明愼位之道○唐孔氏曰禹以皐陶然己因嘆而戒帝曰帝當謹汝所在位即前帝所謂愼乃有位蓋古者君臣更以其言相告戒類如此○漢孔氏曰言愼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眞氏曰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為衆星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綱紀蔡氏曰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之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所止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而不陷於人心之危動靜云為各得其當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也呂氏曰安汝心之所止必於動之微及靜而無事之時當致省察之工又必輔弼之人直而無隱蓋治心之道亹亹靡盬忽忘宴閒暇豫工夫最切而繩愆糾繆格其非心隄防最要惟幾惟康則內得其養其弼直則外得其養

按幾康如呂氏說固密如蔡氏從事上說亦通且又與下文庶事康哉合今並存之

○漢孔氏曰後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夏氏曰經言惟動丕應徯志不言惟動徯志不應此禹戒舜舉動之際當應從天下所徯之志猶所謂丕從厥志也○漢孔氏曰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林氏曰書稱天稱帝其實一也如既云格于皇天又云格于上帝既云帝乃震怒又云天乃錫禹既云惟帝不甲又云惟天不甲皆史錯綜其文以成其義○漢孔氏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林氏曰據下文欽四鄰指禹之僚屬而言臣哉者指禹言之言賴爾臣之助也鄰哉者汝又當率其僚屬左右前後之臣以為我助也既言臣哉鄰哉又言鄰哉臣哉反覆重複以見至誠之深○陳氏曰舜既然禹愼位之言而禹又然舜臣鄰之言君臣之相然豈苟為容悅必有莫逆於心者矣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王氏曰自臣作朕股肱耳目至否則威之帝責任於禹○漢孔氏曰言大體若身鄭氏曰股足也肱手也唐孔氏曰帝以禹然已言又曰云云言已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吳氏曰左右有民爲作肱而言宣力四方爲作股而言觀古人之象爲作目而言聞五聲八音爲作耳而言推此四者則亦無所不賴之矣○蔡氏曰舜命傅說蓋出於此○漢孔氏曰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敎之汝翼成我呂氏曰予欲左右扶持其民翼而左右者汝也林氏曰左右即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之意陳氏曰翼如鳥翼輔而起之之謂翼即左右之也○漢孔氏曰布力立治之功汝當爲之林氏曰宣力即所謂陳力蓋陳力就列臣之職也呂氏曰予欲宣康濟之力而及於四方爲其事者汝也○漢孔氏曰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爲三辰華蟲雜也會五采繡若斧形刺爲兩己相背五色備曰繡天子服曰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唐孔氏曰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也鄭玄謂宗彝宗廟之彝鬱尊樽也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粉米白米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爲兩己字以青黑線繡也又曰鄭玄云會讀爲繪日月星山龍華蟲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絺讀爲黹黹絺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絺以爲繡施於裳蔡氏曰昔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取其文宗彝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黼取其斷黻取其辨陳氏曰采華采之物也藍之采青砂之采赤五采五種之采藍砂粉墨之類彰施施其采而彰之也五色青赤白黑黃也又曰周禮司服云公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氏註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旂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皆畫以爲繢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皆希以爲繡則衣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鷩冕以雉謂華蟲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毳畫虎雖謂宗彝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希刺粉米無畫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虞制雖未必盡同大略當然○漢孔氏曰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

理及忽亂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審聽之庶
孔氏曰六律六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蔡氏曰忽
治之反也蘇氏曰以樂之聲音察世之治否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修理若
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怠惰葉氏曰五言即五聲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雖言也播於律之所和則為五聲雖聲也本於詩之所諷則為五言林氏
曰出五言者為之詩歌播於聲音宣之於下若關雎葛覃之類用之鄉人用之
邦國也納五言者謂下之言播於詩歌者
以達於上若太師陳詩賦以觀民風也

按漢志引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伏生大傳亦作
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所謂七始者或曰七音或曰七聲或曰七均蓋宮
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也西山蔡氏云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
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
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
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聲但可以濟五聲
之不及而已然有五聲而無二變亦不可為樂也前舜典已載五聲之位所
謂變宮變徵亦以陽八相生假如子黃鍾為宮未林鍾為徵寅大蔟為商酉
南呂為羽辰姑洗為角此正聲五也又加以亥位應鍾在宮羽之間為變宮
午位蕤賓在角徵之間為變徵此變聲二也諸律徵比虞書雖無七始三字
而參之他書固有此理杜氏通典註又謂殷以前但有五聲自周以來加文
武二聲謂之七聲未詳二聲的起何代始識其說漢志承以出內五言尤明

漢孔氏曰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
古氏曰股肱耳目之外又以一身且兼非之責盡付於禹也古者君臣之義委任
之至如此舜之為君非有所慊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有所未盡而致人之後
言虞廷之臣又非肯欺其君而為面是背非之行者聖人敬畏無已虛懷待諫
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切也如此○漢孔氏曰四近前後左右之
臣勑使敬其職伏生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
弼天子有問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
揚責之弼其西時視鄉其祿視次國之君又曰其為人也仁好學而多聞道順天
子疑而問焉則未嘗有過而疑者謂之疑疑者疑於天子者也故其位在前其
為人也彊立而敢斷廣心而從欲輔善而義者謂之輔輔者輔於天子者也故
其位在左其為人也廉潔而切直弼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弼於天子者也
故其位在右其為人也多聞而齊給便利而不超善應顧問而不回者謂之丞
丞者丞於天子者也故其位在後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
計舉無過事不得為非也林氏曰欽四鄰者言汝當敬汝左右前後所與比肩
以事上
者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
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漢孔氏曰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蔡氏曰讒說即舜所聖者○漢孔氏曰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唐孔氏曰古之射侯無以言之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若天子以下之燕射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以下同五十弓即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蔡氏曰撻扑也即扑作教刑者按此化庶頑以射侯之禮者與王制待不帥教之人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之意同蓋古人鄉射其中包涵教人意思最爲深遠又鄉射禮司射搢扑即撻以記之之意侯明撻記文脈相聯不可析爲二句解

○漢孔氏曰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共並生蔡氏曰識誌也録其過惡以誌於冊如周禮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婣有學者也張氏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頑讒之人有死之道其生也幸免而已謂之並生者使之爲善有可生之道也○漢孔氏曰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導之唐孔氏曰周禮大師瞽矇之類是也陳氏曰颺播揚之也使樂官以所誦納之詩歌時時諷颺而感動之使興於善蓋以樂教也○漢孔氏曰天下人能至于道則采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蘇氏曰論語云有恥且格格謂改過陳氏曰承尊顯之庸官使之否不格者蘇氏曰威如屏之棘之寄之之類○林氏曰庶頑讒說雖甚可畏能化之未必不爲善苟棄之則亦以不肖之心應之矣邵子云堯舜之世非無小人難乎爲小人也謂待之盡道亦變爲君子此所

以比屋可封也又曰此龍之職其略見於舜典其詳見於此命禹總其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擧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王氏曰自俞哉至帝其念哉禹歸重於帝○漢孔氏曰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蘇氏曰春秋傳太子欲殺渾良夫靈公曰諾哉諾哉者口諾而心不然也俞哉者亦有味其言矣其心猶有所不可也蔡氏曰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林氏曰海隅四海之隅也張氏曰堯典言光被四表言堯德之光也此言光天之下言舜德之光也遠至海隅微至蒼生無不在光輝中○漢孔氏曰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孫氏曰黎首之民謂之黎獻唐孔氏曰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爲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衆○漢孔氏曰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言肅氏曰賢否明則人安分而無競心是以讓名器不瀆則人不敢慢是以敬應○漢孔氏曰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

於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孫氏曰數同猶昔同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漢孔氏曰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唐孔氏曰丹朱之惡禹獨以傲斁之傲者衆慝之源也張氏曰慢不恭也遊不勤也○漢孔氏曰傲戲而為虐無晝夜常額額肆惡無休息張氏曰傲侮人也虐害人也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罔晝夜額額則其不舍晝夜可知矣○漢孔氏曰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蔡氏曰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舜之不為此雖至愚者亦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漢孔氏曰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於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吕氏曰創者見惡而為善之力也林氏曰丹朱之惡起於慢遊故已懲創不敢不勉以赴事功唐孔氏曰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謂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之國蓋近彼山○漢孔氏曰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荒蔡氏曰呱呱泣聲也荒大也陳氏曰度相度也○林氏曰自古未有沉溺于妻子之愛而能成大功立大事者眞氏曰朱惟驕怠是以逞欲禹惟敬戒是以忘私○漢孔氏曰五服甸侯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張氏曰當堯之時固有其制橫流之後亂而難治壞而未修禹於是奠其封域為之疆理所以弼成之也○唐孔氏曰鄭玄云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牧陳氏曰州十有二師即十二州牧也以其養民故言牧以其為一州之師帥故言師○漢孔氏曰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奬帝室唐孔氏曰薄者逼近之義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王制謂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陳氏曰建立也咸建謂內外皆建五長特諸州之外無師耳○新安王氏曰舜之五服甸侯綏在九州內要荒在九州外成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要在九州之內夷鎮蕃在九州外九州之內有師有長其治詳九州之外薄于四海有長無師略之也○漢孔氏曰九州五長各蹈為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蔡氏曰即就也林氏曰帝當以三苗為念而憂勤於政事不可有一日之慢遊也

按前章帝責治於禹者由相臣為之總合四鄰為之助而雖庶頑讒說亦期使薰陶於政教禮樂之中此章禹論治於舜者又謂由帝德為之倡合萬邦

黎獻溥海內外爲之應而雖頑如有苗亦不使自棄
於事業功庸之會如此乃爲聖治大包天下之氣象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
明

鄭氏曰此歸美於二臣○漢孔氏曰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
夏氏曰即所謂九功惟敘也○漢孔氏曰禹五服既成故皐陶敬行其九德考
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夏氏曰禹言苗頑弗即工欲帝念之故
帝言我命皐陶敬承汝功之有次序者而用刑以防之正如前九功惟敘之後
董之用威俾勿壞也陳氏曰象
刑即象以典刑明刑說見禹謨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
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
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
諧

林氏曰此節夔言作樂之效○漢孔氏曰夏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皐爲
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
故以祖考來至明之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
蔡氏曰夏擊擊考擊也陳氏曰球擊能鳴故稱鳴球新安王氏曰八音以石爲君故
韶以球爲首林氏曰楊雄長楊賦云夏滴鳴球劉良註謂球樂器也夏滴拊擊
也是鳴球可以夏擊也新安王氏曰搏猶擊也拊輕手取聲也琴瑟琴屬爾雅疏
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大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
七絃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
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林氏曰古語云拊鳴琴又云手撫五絃是琴
瑟可以搏拊也蔡氏曰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
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林氏曰來
格者非謂有神靈光景接於人也祭義云其入室也優然如見乎其位周旋出
戶肅然如聞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如聞其嘆息之聲是爲來格薛氏曰朝廷之
官謂之后三后成功是也有邦諸侯亦謂之后羣后四朝是也唐孔氏曰王者
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也○漢
孔氏曰堂下樂也鏞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爾雅
疏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六孔蔡氏曰如周禮所謂陰竹
之管絲竹之管孤竹之管也唐孔氏詩疏曰鼓小鼓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
又曰合樂用柷止樂用敔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
柄連底撞之今左右擊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櫟之爾雅

註曰笙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黃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
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頌鐘即鏞鐘詩云貢鼓維鏞新安王氏曰凡樂
以人聲爲主歌於堂上者曰登歌歌於堂下者曰間歌以詠堂上之登歌也以
間堂下之間歌也林氏曰以詠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歌
鹿鳴笙南陔間歌白蘋笙由庚武其遺制唐陸氏曰跗舞貌○漢孔氏曰韶舞
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
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爾雅註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十六管長
尺二寸林氏曰古文尚書簫字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於簫字註云參差
管於箾字註云舜樂名箾韶簫音同義異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其字作箾是
知箾韶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諸儒以爲簫管此皆曲說簫韶九成論其
舞也舜治功見於九功惟敘故樂以九爲節歌於堂上者九德之歌舞於堂下
者九磬之舞亦猶武王之功成於六故樂以六爲節也唐孔氏曰成謂樂曲成
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言九成文中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
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鳥鵲之巢可俯而窺
也鳳皇何爲而藏乎○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
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故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
配堂下之樂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夔曰於予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說見舜典漢孔氏曰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諧和陳氏曰石與
球皆磬也蔡氏曰王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

獸者考工記云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薛
氏曰百官之長謂之尹百僚庶尹是也有邦諸侯亦謂之尹尹茲東郊是也孫
氏曰上先言神人而及鳥獸以先後爲序此先言百獸而及庶尹以難易爲序
也○程子曰記云後世有作者虞書禮樂大備○左氏傳吳公子札聘魯請觀周樂見舞韶
此也○張子曰觀虞書禮樂大備○左氏傳吳公子札聘魯請觀周樂見舞韶
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
加於此矣○朱子曰有舜與文王之德則聲
爲律而身爲度簫韶二南之詩不患其不作
按虞書言樂至是爲備然須考論韶樂根抵處朱子謂德惟善政至九叙惟
歌此韶樂九章蓋當九功告成之後德澤滿天地和聲溢宇宙故發爲韶之
盡善盡美如此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
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
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

棄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林氏曰史又載舜皐賡歌之辭○漢孔氏曰作歌以戒之說已見皐陶謨呂氏曰天命流行內而起居寢處外而天下萬事無非天命必有以勑之時時勑之幾又時之微也頃刻之際幾微之中一毫不勑則私欲間之矣大抵天命流行而不息聖心亦流行而不自已此舜居太平極治之心蔡氏曰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孫氏曰此歌引也

按呂氏說天命固精然書中言天命者當兼取

難諶靡常之命爲言二說當兼取

○漢孔氏曰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呂氏曰乃歌曰云云言勑天命者當如此陳氏曰喜喜樂也起作興也○漢孔氏曰大言而疾曰颺永歌以戒帝林氏曰首至手曰拜手首至地曰稽首李氏曰念哉者常念其敬勑之意也○漢孔氏曰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蔡氏曰率總率也呂氏曰興者奮勵之謂○漢孔氏曰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戒功敬修以善無懈怠范氏曰省察也呂氏曰治雖成時時省之蓋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當既濟太平之時省察之功不可歇也○徐氏曰皐陶特曰念哉兩曰欽哉蓋欲操存於念而始終乎敬也孫氏曰此歌引也○漢孔氏曰賡續載戒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陳氏曰明良乃君道臣道之本體良善也○漢孔氏曰叢脞細碎無大略

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蔡氏曰惰懈怠墮傾圮也○范氏曰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王氏曰前言庶事後曰萬事甚言叢脞惰之廢事也

按帝歌勑天時幾而皐陶颺言發明其旨曰念曰欽曰愼曰省皆敬勑意喜起之歌言夫淬厲此者精神奮事業昌也明良之歌言夫審繹此者見趣融事理當也叢脞惰墮之歌又言夫玩忽此者精神見趣消鑠殆盡上靡弊下怠荒事亦從而墮廢也舊說全章不歸宿於勑天時幾二句又或謂帝歌主於有爲賡歌主於無爲若有救偏之意亦未得其旨

○總說作歌賡歌意○眞氏曰舜歌本爲勑天而作君臣唱和乃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勑天命也○呂氏曰是歌三百篇之祖也治定作歌宜其發揚蹈厲而云勑天之命至樂乃在儆戒之中皐陶聞之颺言大呼亦宜鋪張治功而不出於規矩準繩之內此所以見情性之正○漢孔氏曰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呂氏曰古者君臣席地而坐一言之間可爲帝者師以師禮拜而前之觀往欽哉一語所謂堯舜雖沒千百年其心至今猶在也陳氏曰典謨之書皆以欽終之○總說虞書意○陳氏曰二典載其君之始末三謨乃錄其君臣平生嘉言善政非盡出一時之詞然史所編次脈絡相貫未嘗無意表氏曰典謨靡不畢具皆可爲萬世法

尚書纂傳卷第三下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四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夏書

禹貢第一

唐陸氏曰夏禹天下號也凡九篇五篇亡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漢孔氏曰分其圻界唐孔氏曰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故言禹別耳○隨山說見益稷濬川說見舜典○漢孔氏曰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漢孔氏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唐孔氏曰史錄其事以為禹貢之篇諸序皆言作某篇此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略之也

漢孔氏曰禹制九州貢法林氏曰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又曰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此篇典體也○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唐孔氏敍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洪水泛濫禹分布治九州之土張氏曰敷分也分土即別九州之義○隨山刊木說見益稷張氏曰序言隨山濬川言其終也此言隨山刊木言其始也○漢孔氏曰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蔡氏曰以別州境若兗之濟河青之海岱徐之海岱及淮揚之淮海荊之荊衡豫之荊河梁之華陽黑水雍之黑水西河也

冀州

漢孔氏曰堯所都也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成氏曰歐陽氏輿地廣記云

保	莫	雄	霸	信安	永寧	順安	保定
相	磁	邢	洺	懷	衛	晉寧	幽
檀	薊	嬀	平	營	大原	晉	絳
澤	潞	河中	解	遼	威勝	平定	汾

真定 中山 趙 深 冀 河間 祁 安肅 廣信 慈 隰 忻 代

嵐 石 憲 岢嵐 寧化 火山 保德 雲 應 新

寨 儒 毅 蔚 朔 府 安北 鎮北 單于 右玄冀

州地冀州三面距河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中國折而南流雍在冀西故曰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在冀南故曰南河至大伾又折而北流兗在冀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冀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王制云自東河至西河千里而近自恒山至南河千里而近恒山在河北此冀東西南北之境也舜後分冀州爲幽州爲并州幽州幽涿易檀以下等州是并州大原晉絳以下等州是蔡氏曰即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新安王氏曰九州之名其意不可詳考晉地有冀秦地有雍則是冀雍以地名州也蜀有梁山楚有荊山則梁荊以山名州也流省文作兗則兗以水名州也其不知者當缺之

既載壺口

朱氏曰既者已事之辭篇內凡言既者倣此載始有事也漢孔氏曰壺口在冀州馬氏曰壺口山名唐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易氏曰唐爲慈州吉昌縣後爲吉鄉縣本漢北屈縣地壺口山在縣西南五十里呂氏曰壺口龍門之上口也

治梁及岐

王氏曰修其亂謂之治漢孔氏曰梁岐在雍州晁氏曰梁山呂梁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也則是冀州之山若以爲雍之梁山則當爲秦

望而去此更遠至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則亦呂梁也岐山孤岐山也在今汾州介休縣山海經云孤岐之山勝水所出流至于汾則岐山亦冀州山若以爲雍之岐山則與冀相去絶遠矣朱子曰昆說爲是蔡氏曰呂不韋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濕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也酈道元又云後魏於胡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爲大鎮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乃之險阨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呂氏曰壺口梁岐是龍門左右地禹最用工處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王氏曰治其壞謂之修漢孔氏以爲郡名曰易氏曰漢志太原郡榆次縣有大原亭唐以後屬太原府晉陽縣後省晉陽入陽曲縣○漢孔氏曰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曰岳太岳之南○朱氏曰陽易氏曰唐以後晉州岳陽縣本漢穀遠縣屬上黨郡隋改爲岳陽在太岳之南○朱氏曰從太原至岳陽皆修之也曾氏曰大原汾水所出岳陽汾水所經此導汾故也○朱氏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覩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漢孔氏曰覃懷近河地名唐孔氏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爲一地易氏曰唐以後爲懷州周蘇岱至以溫爲司寇其田有墳壤墾

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厎績○漢孔氏曰漳水橫流入河唐孔氏曰衡古橫字漳在懷北五百餘里曾氏曰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從而漳橫云矣○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易氏曰唐潞州長子縣本漢舊縣屬上黨郡發鳩山在西南六十五里濁漳出焉東北流至本州所理之上黨縣本漢壺關縣地濁漳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又東北流四十里至本州潞城縣本漢潞縣漳水在縣南又東北流五十三里至本州襄垣縣南二十一里本漢舊縣又東北流三十里至本州黎城縣西北五十六里凡東流三百五十里至相州鄴縣北五里鄴本漢舊縣即西門豹引漳水之地又東北流六十五里經磁州滏陽縣又東北流一百一十里至洺州洺水縣本漢斥漳縣地屬廣平國有衡漳故瀆俗名阿難渠在縣西二百步至此入清漳○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龜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易氏曰唐大原府樂平縣本漢沾縣屬上黨郡少山一名河逢山在縣西南三十里山海經云少山清漳出焉東南流至儀州和順縣亦漢沾縣地後改州爲遼州又東南流至潞州黎城縣東北又東北流至洺州洺水縣東北又東北與濁漳合而至貝州宗城縣本漢廣宗縣地後改州爲恩州又東北流至本州漳南縣北四十六里又東北流至德州長河縣西二十五里本漢廣川縣地屬信都國即漳水之南境其北境即瀛州平舒縣本漢東平舒縣屬勃海郡自此二縣東北流而入河○蔡氏曰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導

河自泽水大陸至碣石入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砅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漳水日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漢孔氏曰從覃懷致功至衡漳

厥土惟白壤

漢孔氏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王氏曰冀土非盡白壤其大致然也餘州倣此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漢孔氏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蘇氏曰賦田所出粟米兵車之類劉氏曰此聖人良法預爲推移通變之權而通行於萬世於是舉其輕重之尤者四州而爲錯法焉曰厥賦上上錯厥賦錯上中者皆其重之尤也重之尤而不爲錯出之法則其久也或有所不堪非可通行於萬世也曰厥賦下上上錯厥賦下中三錯皆其輕之尤也輕之尤而不爲錯出之法則其久也或有所僥倖亦非通行於萬世也○漢孔氏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劉氏曰九州田賦多不等者禹之定田賦揔其田爲九等又揔其賦爲九等九州之境有大小之不齊其定田也以田之美惡爲等州雖小而田美則居上州雖大而田惡則居下不復問其大小也其定賦也以賦之多寡爲差州大者其賦多州小者其賦少不盡繫其田之美惡也○漢孔氏曰九州

先賦後田殊於餘州林氏曰他州先田後賦蓋賦出於田而已冀先賦後田者王畿之地併與廛里場圃關市之類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非盡出田賦也○漢孔氏曰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馬氏曰貢者侯國獻其土物於天子冀州天子自治故不言貢孔氏曰畿內材木蒲葦則林衡澤虞掌之金錫禽魚則牧人

恒衛既從

漢孔氏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曰勿氏曰漢常山郡上曲陽縣唐爲定州恒陽縣後升州爲中山府縣爲上曲陽本漢舊縣有恒山在縣北四十里恒水所出漢避文帝諱改爲常山蔡氏曰晁氏云今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滋水又南流入衡水非古逕矣○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鼻陀昜氏曰唐之靈壽縣屬恒州後改爲真定府

大陸既作

漢孔氏曰大陸之地已可耕作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謂今鉅鹿縣廣阿澤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寧毋杜氏以爲汲郡修武縣吳澤寧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曰勿氏曰鉅鹿郡鉅鹿縣唐以後

屬邢州平鄉縣汲郡修武縣唐以後屬懷州修武縣此二說皆未當邢州在磁相以北非河水所經修武又在澶衛以西尤非其地今考唐志邢州鉅鹿縣本漢舊縣大陸澤在縣西北五里自邢州東北至趙州百九十里趙州昭慶縣有廣阿澤　名大陸在縣東二十五里自趙州東北至深州二百里深州鹿城縣大陸澤在縣南五里蓋河自澶衛以北皆行西山之麓班馬王璜所謂載之高地是古河之在貝冀以南者穿西山踵趾及其過貝冀以北則地漸夷曠今此三州相去四五百里地皆夷曠又皆有大陸澤然則不可泥一所以當其名○朱氏曰他州田賦之下不敘山川此復敘者以此水平在田賦既定之後也

島夷皮服

漢孔氏曰海曲謂之島林氏曰冀揚之島夷青之萊夷徐之淮夷梁之和夷雍之崑崙析支渠搜皆九州近要荒之服洪水既平效誠於上輸其所有如蠙珠織皮之類島夷皮服貢其皮服也陳氏曰此夷狄獻方物以自效與冀州不言貢不相妨礙孫氏曰見禹之功及夷狄也他州倣此

夾右碣石入于河

漢孔氏曰碣石海畔山唐孔氏曰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易氏曰唐載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南盧龍本漢肥如縣屬遼西郡今平州石城縣本漢驪城縣屬右北平有禹貢碣石山秦皇登之以望巨海蔡氏曰鄜道元言今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爲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歷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程氏曰冀爲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爲至故此三方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濟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沿海附挾河口碣石以爲之右然後能達河○新安王氏曰此言夾右碣石入于河此禹河之舊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時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于瓠子又決于魏之館陶遂分爲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氏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後又決于清河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入博州屯氏河始絕後又決于平原則東入濟入青以達海而下流與漯爲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夫河不行於大伾之北而道於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濱者支川與河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故欲辨冀州山川當先講求河之故道也

濟河惟兗州

漢孔氏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唐孔氏曰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濟河說並見道寺水○鄭氏曰禹貢言濟河惟兗州而爾雅及吕氏春秋皆言濟河間曰兗州蓋言間者特起東西之間耳○成氏曰輿地記云大名　恩　開德　鄆　濟　濮　博　德　濱　棣　滄　清　永靜　右古兗州地自河以東自濟以北皆兗州境也然後世大河所經歷之境與古不同考求古河所經之界則兗州之境見矣

九河既道

漢孔氏曰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唐陸氏曰爾雅九河徒駭一
太史二馬頰三覆鬴四胡蘇五簡六潔七鉤盤八萬津九唐孔氏曰漢成帝時
許商上書云古記九河有徒駭胡蘇萬津見在成平東光萬縣界中自萬津以
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萬津最南許商上言
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萬津在萬縣其餘不復知也○徒
駭河許商說外地理志曰渤海郡成平縣溝淀河民曰徒駭河寰宇記曰在滄
州清池縣南○太史河關○馬頰河寰宇記曰在棣州蒲縣又曰在棣州滴河
縣北又曰在滄州樂陵縣東南即篤馬河也○覆鬴河通典曰在德州安德縣
○胡蘇河許商說外寰宇記曰在滄州饒安無棣臨津三縣○簡河關○潔河
輿地記曰在滄州南皮縣○鉤盤河寰宇記曰從德州平昌縣來自滄州樂陵
縣東南入海○萬津河許商說外寰宇記曰在滄州樂陵縣西東北流饒安縣
南入海○蔡氏曰自漢至唐講求九河甚悉漢世近古止得三派唐人集累世
積傳遂得其六輿地記又得其一夫近古而采獲者少遠古而采獲者多已不
可信至其顯然譌誤者班固以滹沱爲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
說馬頰乃以篤馬河當之而不知漢志篤馬不與古河參預彊取他名以應九
目而謂隨流自入于海或一名而更兩出或新河而載舊名重複異同謬誤自
見今考唐滄州即漢渤海郡地北境與平州接相去五百餘里方河未沒海之
時從今海岸東北有五百里平地河播爲九當在此地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
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大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趾頂皆
石不應仆沒後世濱海之地既無此山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

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已爲海處鄉北斜行始分爲九其
河道已入于海明矣漢王璜言昔天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
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包淪於海後世知求九河於
平地而不求碣石有無以爲證故非九河之地而強鑿求之宜其支離不能的
也朱子曰既道者水行得
其道也後言道者倣此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漢孔氏曰雷夏澤名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雷夏在濟陰城陽縣西北易氏曰唐
以後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有雷夏澤蔡氏曰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
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澤水之鍾也洪水橫
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爲澤夏氏曰其陂東
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之澤呂氏曰凡豬澤之類皆禹不與水爭地也
治水不出兩端川流畎澮皆達于海所以使之有所歸也或遠而不達則捐數
百里地以爲澤所以使之有所容也○漢孔氏曰灉沮二水名蔡氏曰灉水曾
氏云爾雅謂水自河出爲灉許慎謂河灉水在宋又謂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
至蒙爲灉水東入于泗水經謂汳水出陰溝東至蒙爲沮灉則灉水即汳水也
灉之下流入于睢水沮水地理志云睢水出沛郡芒縣睢水其沮水歟晁氏云
爾雅謂自河出爲灉濟出爲濛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
詳孰是易氏曰灉沮漢志不著本末唐以後濮州雷澤縣灉沮二源俱出縣西

北平地去縣十四里王氏曰兩相合謂之會合爲一謂之同周氏曰會同朝宗諸侯見天子之禮故以爲喻

桑土既蠶

蔡氏曰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可蠶矣桑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獨於兗州言之者兗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也

是降丘宅土

漢孔氏曰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唐孔氏曰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於兩大流之間遭洪水之民尤困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也

厥土黑墳

漢孔氏曰色黑而墳起漢馬氏曰墳有膏肥也林氏曰土脉墳起如左傳謂祭之地地墳是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漢孔氏曰繇茂條長也唐孔氏曰九州惟此州與徐揚二州言草木者三州偏亘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爲其下濕也陳氏曰此見禹之功及草木也他州倣此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漢孔氏曰田第六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漢孔氏曰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唐孔氏曰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曾氏曰鯀九載禹終事十三載高堂隆言堯洪水二十二載是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漢孔氏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唐孔氏曰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爲先○漢孔氏曰織文錦綺之屬蜀盛之筐篚而貢焉蔡氏曰篚竹器筐屬也織文織而有文古者幣帛之屬則織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朱氏曰貢者諸侯貢天子故織外八州皆有貢張氏曰史以貢名書與其載貢篚之意蓋洪水平定民得安居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獻于上若人子具甘旨之奉於慈親焉此其貢篚皆其樂輸初非強爲之科率○馬氏曰周禮九貢一曰祀貢菁茅是也二曰嬪貢絲枲是也三曰器貢浮磬是也四曰幣貢瑤琨皮革是也五曰材貢杶榦栝柏是也六曰貨貢貝金珠是也七曰服貢絺紵是也八曰斿貢羽毛是也九

曰物貢魚鹽橘柚是也○林氏曰八州之貢究維至
寡荊揚至多各因其地之所宜雖有多寡而無輕重

浮于濟漯達于河

漢孔氏曰順流曰浮濟漯二水名濟說見道水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
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昌邑氏曰班氏於東武陽
言治漯水於此而不言所出釋者於平原郡高唐縣引桑欽說以爲漯水所出
又應劭於平原郡漯陰縣釋云漯水出東武陽二說未知孰是今考平原高唐
縣即唐博州之縣西南至州百一十里則在禹河之東若東郡東武陽縣即唐
魏州莘縣後升魏州爲北京大名府北京雖在河北然禹河故瀆在州東三里
而莘縣西去州百里則亦在禹河之東要之魏州東武陽在西乃其上流然後
流至博州高唐以至千乘而入海千乘即唐青州千乘縣是漯水在禹河東南
者如此自大河東徙魏博等諸州諸縣乃在河北蔡氏曰漯者河之支流也未
詳其地○漢孔氏曰因水入水曰達唐孔氏曰自漯入濟自濟入河林氏曰經
不見濟漯相通之道要之二水皆可以入河
蔡氏曰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即達帝都

海岱惟青州

漢孔氏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唐孔氏曰青州境非至海畔而已漢末公孫度
藉據遼東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爾分

青州爲營州即遼東也伏說見舜典昌邑氏曰漢志泰山郡博縣泰山在西北武
帝封禪分其地立奉高縣後魏改博平隋改爲博成唐改爲乾封屬兗
州後升州爲龍慶府改縣爲奉符泰山在縣西北三十里○成氏曰輿地記云

青　齊　濰　登　萊　密　淄　安東　右古青州地九

州惟青最濱海地有魚鹽之利先儒皆以青徐爲河下流不知河下流惟兗當
之青徐已隔濟漢以來河流遷徙始歷青徐之境○夏氏曰爾雅不言青州商
制也商無青州幷青於徐此言青無徐幷徐於青也
周有青無徐幷徐於青也

嵎夷既略

朱氏曰嵎夷即堯典嵎夷薛氏曰今
登州地呂氏曰略經略爲之封畛也

濰淄其道

漢孔氏曰濰淄二水復其故道○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
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昌邑氏曰唐密州莒縣本漢舊縣屬城陽
國濰山在縣東北八十三里濰水所出與漢志差異要之山因水得名必所出
之源漢志於箕縣不言所出或者濰水所經之地今濰水出莒縣之濰山又東
北流一百五十三里至本州諸城縣界諸城本漢東武縣屬琅邪郡又東北流
七十四里至本州高密縣界高密本漢舊縣屬膠西國又東北流至青州北海縣

本漢平壽縣屬北海郡後分屬濰州濰水南去縣五十里後又析北海縣地本漢都昌縣地置昌邑縣即濰水至都昌入海之地○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沛昌邑縣東南原山去縣六十里俗傳禹治水功畢土石皆墨故謂之淄是淄水出原山雖同而漢唐郡縣差異考今地理兗州萊蕪縣地實有原山而萊蕪故城則在今淄州淄川縣東六十里淄水本出萊蕪原山東北過臨淄縣又東北過利縣東北入海此言入海而漢志言入沛蓋入沛乃禹川之舊自大河東徙濟之上流既絶故入于海博昌即今青州壽光縣乃淄水入沛之地○林氏曰河濟下流交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工最省

厥上白墳海濱廣斥

林氏曰此州平地之土則色白性墳海濱之土則彌望皆斥鹵漢孔氏曰濱涯也言復其斥鹵唐孔氏曰鄭云斥謂地鹹鹵也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漢孔氏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蔡氏曰鹽斥地所生漢孔氏曰絺細葛林氏曰海物水族蠯蜃嬴蚳之類漢孔氏曰錯雜非一種林氏曰鹽絺海物惟錯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同木既別是一物則錯亦應別是一物如所謂錫貢磬錯○漢孔氏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以玉者依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唐孔氏曰枲麻也○氏曰黑錫曰鉛唐陸氏曰怪石磽确之屬林氏曰怪石意其資爲器用之飾有不可缺非以充玩好又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產爲良也

按洪水初平九州有貢賦言之食其斤美曝懷不忘君下之人輸誠貢之而不容已上之人寬大受之而無所拒如此則怪石之類不勞解釋其意自明

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易氏曰萊夷古萊子國齊滅之夷谷之會齊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以爲裔夷之俘漢志東萊郡有萊君祠唐以後爲萊州漢孔氏曰可以放牧○漢孔氏曰檿桑蠶絲中琴瑟絲唐孔氏曰釋木云檿桑山桑郭璞云柘屬也蘇氏曰惟東萊出此絲以之爲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蠶孫氏曰檿絲出於萊夷之織縞出於淮夷織貝出於島夷故青徐揚序厥篚於三夷之下

浮于汶達于濟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沛易氏曰唐兗州乾封縣本漢泰山郡博縣後改爲龔慶府奉符縣汶水出縣東北原山蓋博與萊蕪皆在兗州之西南故汶水所出之原山介兩邑間又有北汶嬴汶柴汶牟汶述征記云泰山郡水皆名汶今縣界有五汶皆源別而流同其原山之汶水西南經乾封縣治南去縣三里又西南流九十里入鄆州中都縣孔子爲中都宰之地本漢東平陸縣屬東平國汶水北去縣二十四里已上爲汶水入古濟瀆之地自濟之上流既絶故汶水入大野陂而不入濟○濟說見導水○朱氏曰不言達河者因於兗也楊州倣此

海岱及淮惟徐州

漢孔氏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岱說見青州淮說見導水林氏曰北接青州則至岱南接楊州則及淮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止言二至蓋以鄰州互見此獨載三面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楊故必言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莆陽鄭氏曰呂氏春秋云泗上曰徐州者泗之源委皆在徐州也○成氏曰輿地記云

徐　宿　兗　海　沂　泗

淮陽　右古徐州地此州受淮泗下流地亦卑下然不若兗揚之甚春秋爲鄒魯之國秦末爲楚漢戰爭之地項羽都彭城即今徐州○夏氏曰爾雅沛東曰徐州者商無青州青蓂於徐故徐言沛也

淮沂其乂

漢孔氏曰二水已治○淮說見導水唐孔氏曰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故於此記之○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易氏曰蓋縣在唐兗州之境下邳唐屬泗州後以下邳縣置淮陽軍沂水經下邳縣分爲二一於城北西南入泗一經城東屈曲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上有橋張良遇黃石公之處曾氏曰酈道元謂沂水出尼丘山西北經魯之雩門曾點浴沂即此又武水出泰山武陽之冠石山世謂之小沂水又一水出黃孤山世亦謂之小沂水許慎亦云沂水出東海費縣東則徐州之水以沂名者非一○蔡氏曰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沂有泲而獨以淮沂言者尚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周無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即禹之徐徐之川莫大於沂沂者可知又則沭以下凡爲浸者可知

蒙羽其藝

漢孔氏曰二山已可種藝○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易氏曰唐沂州費縣本漢舊縣屬東海郡蒙山在縣西北八十里與漢志差異蓋蒙山跨兩邑之間費在其山之東南蒙陰在其山之東北可以互見嶺臾國在費縣西北爲東蒙主即此○唐孔氏曰地理志云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易氏

曰唐沂州臨沂縣羽山在縣東南百一十里與海州朐山縣分界羽山亦在其縣之西北百里蓋羽山介乎二邑祝其在其山之北臨沂在其山之西北朐山在其山之東南

大野既豬

漢孔氏曰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易氏曰唐鄆州鉅野縣本漢舊縣鉅野澤在縣東五里即魯西狩獲麟處後以鉅野縣屬濟州蔡氏曰何承天云鉅野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徐之有濟於是乎見○夏氏曰職方氏兗州澤藪曰大野今徐州有大野者大野在徐之西兗之東周無徐州故以屬兗

東原底平

漢孔氏曰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唐孔氏曰東原即東平郡蔡氏曰即鄆州晁氏謂東平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後又徙城於東則其下濕可知底平者水患去而底於平也後人以其地之平故曰東平又曰東原在徐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在景帝亦名濟東國云曾氏曰原曰既平山阜可知○蔡氏曰大野東原所以志濟

厥土赤埴墳

夏氏曰土色赤質黏而膏脉墳起漢孔氏曰土黏曰埴蔡氏曰埴膩也黏腥如脂之膩墳說見兗州

草木漸包

漢孔氏曰漸進長包叢生蔡氏曰漸如易所謂木漸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包如詩所謂如竹苞矣言其叢生而稹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漢孔氏曰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漢孔氏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之色土與之使之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鄭氏曰土五色謂青赤黃白黑五種之土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具有之故制以爲貢○漢孔氏曰夏翟雉名羽中雉尾長可爲旌羽山之谷有之林氏曰周禮染人秋染夏鄭註云染夏者

染五色是知夏翟雉之具五色者古者車服器用以雉爲飾多矣不但旌旄○漢孔氏曰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易氏曰下邳縣唐屬泗州後屬淮陽軍嶧山在縣西六里林氏曰詩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桐之生以向日者爲貴必曰孤桐者猶言孤竹之管○漢孔氏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蔡氏曰泗水旁近石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爲古取磬之地唐孔氏曰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爲磬猶如砥礪然○漢孔氏曰蠙珠珠名唐孔氏曰蠙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名蠙珠焉氏曰淮有美魚謂之淮白魚林氏曰淮夷獻此二物○蔡氏曰夏翟孤桐泲磬珠魚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漢孔氏曰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曾氏曰玄者赤而有黑色以之爲衮所以祭也以之爲端所以齋也以之爲冠所以爲首服也記云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註謂黑經白緯爲纖則纖縞皆去凶即吉之服又云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縞又爲燕服玄也纖也縞也凡三物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說見導水○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易氏曰漢濟陰郡唐爲曹州後升爲興仁府乘氏縣屬焉睢陵縣即今泗州邶信縣之北境漢志所載有兩泗水其一即所謂自乘氏至睢陵入淮者也又一水曾國下縣泗水西南至方輿入沛過郡三行

五百里唐志卞及方輿皆在兗州泗水縣東有陪尾山泗水出焉山源有四四水俱導因以爲名西南流四十五里經本州曲阜縣本漢魯分爲二流南爲泗北爲洙二水間即夫子設教之所又西南流三十五里至本州瑕丘縣縣本漢舊屬山陽郡即兗州所治泗水東去縣二十五里洙復與泗合又南流百九十里至本州魚臺縣界本漢方與地屬山陽郡即所謂自方與入沛者也又東南流經徐州沛縣本漢舊縣屬山陽郡即所謂自沛入淮者也自兗州凡五百九十三里至徐州徐州彭城縣本漢舊縣屬沛郡泗水在縣東十步又東南至泗州下邳縣本漢舊縣屬東海郡又東南流與濟陰乘氏之泗水合凡五百九十里至泗州入淮今盱眙軍相對即泗口○蘇氏曰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此考之不詳也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東爲楚文穎註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地自秦漢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云足下既據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踰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事古今絶倫而自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其後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知然皆引河而注之淮泗也

淮海惟揚州

渚之間千百爲羣記陽鳥依居猶及小丘記鴈北鄉也唐氏曰見禹之功及飛鳥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漢孔氏曰震澤吳南大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又導江下注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又曰有北有中南可知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即震澤則浸藪爲一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曾氏曰震如山川震之震若今之湖瀚具區水多震而難定故曰震澤底定者底於定而不震蕩易氏曰三江自入于海不通震澤而經何以言震澤底定蓋江湖在今日雖無相通之勢而當時洪水實有橫流之想洪水橫流之際震澤與江水莽爲一壑自底于定自然之勢也

按三江不勝異說班氏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東至會稽毗陵縣入海韋氏云松江浙江浦陽江郭氏云岷江江之經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蘇氏云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爲中江漢自北入江匯爲彭蠡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而

大十二小九多七十九

漢孔氏曰北據淮南距海○成氏曰輿地記云　揚　高郵　楚
通　泰　　眞　　壽　　廬　　蘄　　舒　　濠
光　　無爲　平江　　滁　　和
溫　　台　　處　　衢　　杭　　越　　潤　　湖　　婺　　常　　明
饒　　信　　太平　　虔　　洪　　筠　　臨江　　撫
吉　　袁　　南安　建昌　福　　建　　漳　　泉　　汀
南劒　邵武　興化　　潮
考之經蓋舉三方揚州東南二境皆距海而江漢入海處皆東海也疆域之廣通於閩越及於兗青徐而不下於冀梁經於徐豫止言三方於荆止言二方蓋以鄰州互見此州止言淮海三方而不言西境得非以荆州互見耶○曾氏曰禹別其域故曰淮海惟揚州周辨其方故曰東南曰揚州一也爾雅江南曰揚州則揚之境北不至淮與禹貢異殆商因於夏而所損益如此歟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漢孔氏曰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蔡氏曰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也唐孔氏曰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滙澤水南入于江東匯于彭蠡是也易氏曰唐江州都昌縣本漢彭澤縣地後都昌屬南康軍彭蠡湖在縣西六十里即江漢所匯之澤既豬說見徐州唐孔氏曰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稱陽鳥蔡氏曰今彭蠡淵

大卄小九乃四十五

下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曾氏云考於地志豫章之川如彭水鄱水塗水之類凡九水合於湖漢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水蓋南江也南江江之故迹非禹所導其後禹導漢水入焉與舊江合流而水之派分爲南北故漢爲北江又其後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三江之中故爲中江北江中江皆禹所導南江乃其故道耳故經不之志前三說已經諸儒辨駁唐氏之說蔡氏取之蘇曾之說則朱子於九江彭蠡辨嘗謂此說極巧而新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遠而不相屬也又安能曲說而彊附之問諸吳人則曰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于海彼既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今吾邑耕齋劉氏嘗見喻云頃年之官吳門郡建舟來迎一夕問所宜宿舟子曰晚宿震澤泊至其所屋室綿亘里門扁以震澤二字且有底定橋登岸問塗之人曰此去大湖近耶曰近矣又問三江何在曰此去不遠有三江口又問三江曾謂曰浙江吳江松江也耕齋所言與朱子所問吳人合故附其說於此以備參考云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漢孔氏曰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巳布生○漢孔氏曰少長曰夭喬高也○新安王氏曰究徐言草木於厥土之下其土高下燥濕性同兼山林言之揚之會漳

厥土惟塗泥

漢孔氏曰孔泉濕王氏曰地之下濕東南爲甚天傾西北地缺東南故揚與荆皆曰塗泥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漢孔氏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漢孔氏曰金銀銅○漢孔氏曰瑤琨皆美玉唐孔氏曰王肅云瑤琨美石次玉者篠簜說見上文蔡氏曰瑤琨可以爲禮器篠之材中矢之笴簜之材中樂之管簜亦可爲竹節周官掌節有英簜○漢孔氏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棉絺綌章蔡氏曰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成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漢孔氏曰南海島夷蔡氏曰南海島夷既貢卉服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漢孔氏曰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蘇氏曰橘柚常貢則

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錫命乃貢之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漢孔氏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淮入泗林氏曰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必由江以入海然後達于淮泗至吳夫差始溝通水與晉會黃池然後江淮始通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蓋誤指吳王所通之水以爲禹迹夏氏曰孟子必不至誤意者禹時淮當入江後來壅塞吳復通之此言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非謂江不入淮當是揚州疆界臨遠貢道不一或由江入淮泗或由海入淮泗耳○蔡氏曰不言達河者因於徐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

漢孔氏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北易氏曰南郡臨沮縣即今荆門軍當陽縣地林氏曰此州與豫州以荆山爲界荆山之南則荆州荆山之北則豫州安得跨而據之當言北距荆山可也衡說見導山唐孔氏曰此州之境南過衡山以儉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衡陽見其南至山南也○戴氏曰輿地記云江陵鄂　荆門　漢陽　信陽　歸　峽　安　復　黄　鄂　興國　岳　沅　靖　澧　衡　永　道　郴　桂陽　全　武岡　錦　漵　溪　施　黔　盡如二廣之地恐亦在其間○莆陽鄭氏曰職方氏正南曰荆州呂氏春秋南方曰荆州爾雅漢南曰荆州爾雅商制荆州之域又跨荆山之北而至于漢水也

江漢朝宗于海

漢孔氏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爲宗○江說見導水易氏曰江出梁州岷山東流至南郡秭歸縣即今歸州秭歸縣始入荆州界又東流至長沙下雋縣即今岳州岳陽縣又東北流至江夏郡沙羨縣即今鄂州江夏縣皆荆州境也○漢說見導水易氏曰漢出梁州嶓冢東流至南陽郡武當縣即今均州武當縣始入荆州界又東流至江夏郡安陸縣以入江即今漢陽軍漢陽縣皆荆州境也○唐孔氏曰周禮春朝夏宗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天子假人事以言之

九江孔殷

漢孔氏曰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唐孔氏曰地理志云九江在廬江郡尋陽縣南會氏曰九江洞庭也考之前志沅水漸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湘水資水皆合洞庭中江則過之而已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陵即巴陵江水過洞庭至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合於彭蠡則九

江不在尋陽易氏曰漢志沅水出牂柯郡至武陵郡臨沅縣入江漸水至武陵郡索縣入沅溆水至武陵郡舞陽縣入沅辰水出武陵郡辰陽縣三山谷南入沅敘水出武陵郡義陵縣鄭梁山入沅酉水出武陵郡充縣酉原山又南至沅陵縣入沅澧水出武陵郡充縣歷山又東至長沙國下雋縣入沅資水出零陵郡都梁縣路山東北至長沙國益陽縣入沅湘水出零陵郡始安縣海陽山北至長沙國酃縣入江此九江漢志皆在荆州之境會於洞庭以入江

沱潛既道

漢孔氏曰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唐孔氏曰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林氏曰江漢二水發源於梁州入於荆州出於荆者荆之沱潛出於梁者梁之沱潛易氏曰今江漢之間支川分流者不一或有出於江漢而他流者又有出於江漢而其流復入者此荆梁二州各有沱潛也程氏曰沱潛從江漢下流得名此喜江漢之得平故曰沱潛既道若曰不獨其上流治其支流亦治耳

雲土夢作乂

漢孔氏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沈氏曰舊尚書曰雲夢土作乂太宗時得古本尚書乃雲土夢作乂詔改從古本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雲夢一澤而兩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方八

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兩處名存焉易氏曰左傳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則在江北者爲雲楚子田江南之夢則在江南者爲夢江之南皆山也水源易泗江之北則江漢交流之會水潦常積雲之在北方者方乳土夢之在南方者已作乂亦其勢耳鄭氏曰雲在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在江南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

厥土惟塗泥

塗泥說見揚州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漢孔氏曰田第八賦第三林氏曰雖與揚州同而地勢稍高故田加於揚州一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漢孔氏曰土所出與揚州同林氏曰職方揚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銀丹齒革則荊揚所產可見左傳重耳對楚子曰羽毛齒革君地生焉又聲子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又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則羽毛齒革金木貢於荊宜矣○蔡氏曰杶木似樗漢孔氏曰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柘唐孔氏曰考工記弓人取榦之道以柘爲上杶柘柏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柘木惟用爲弓榦故舉其用曾氏曰揚州貢木不言名者不可勝名也此言杶榦柘柏者所貢止此耳○漢孔氏曰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唐孔氏曰砥以細密爲名礪以粗鬲爲稱魯語云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賈逵謂砮矢鏃之石也丹者丹砂玉肅云可以爲采○漢孔氏曰箘簵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唐陸氏曰楛馬云木名毛詩草木疏云葉如荊而赤蔈似蓍林氏曰箘簵楛三者皆可爲矢智伯伐趙趙襄子入晉陽問張孟談曰無矢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廬之其高丈餘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之勁不能過也是則箘簵竹之堅勁者其材中矢之笴楛矢肅慎氏嘗貢焉則楛之材亦中矢之笴三邦之地經無明文考工記云材之美者有幽胡之笴鄭註謂胡子之國在楚傍意者三邦故地歟○漢孔氏曰砮砥也林氏曰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貢之示敬也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今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脊○漢孔氏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唐孔氏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謂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也

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緇之間其六入者說文云璣珠不圓者馬氏曰組織成綬帶之類夏氏曰此皆充冕服之用故入篚而貢○漢孔氏曰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陳氏曰錫貢命之使貢如數錫庶民之類上錫下之辭納錫納而錫之如帥錫帝曰之類下錫上之辭林氏曰大龜不可常得故不可爲常貢惟九江之地偶得之則納錫於上與禹錫玄圭同意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說見上文程氏曰不經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支派期便事而已○漢孔氏曰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洛說見導水蔡氏曰四水不與洛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陳氏曰河在冀之西者曰西河在冀之南者曰南河在冀之東者曰東河其實一河也

荊河惟豫州

漢孔氏曰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荊說見荊州河說見導水林氏曰荊即南條之荊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荊州此州在荊之東北冀之南故以荊山河水爲界○成氏曰輿地記云　蔡　潁昌　應天　亳　陳　開封
輿仁　廣濟　河南　單　孟　陝　虢　洽　鄭　唐

鄧　隨　襄　光化　均　拱　右古豫州地居九州之中四方
輻湊之地地勢平曠惟有伊洛瀍澗四水而伊瀍澗又會洛而入河惟洛水稍
大其他皆非巨流禹治此州視他州稍易○曾氏曰周官爾雅皆云河南曰豫
州呂氏春秋云河漢間曰豫州則豫之東南至漢東而不及嶓山蓋三代地大
同小異有
因有革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易氏曰弘農盧
氏縣今虢州盧氏縣伊水所出過郟二行四百五十里至河南府葦縣入洛○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嶺山東北至葦縣入河洛又說見
導水○唐孔氏曰地理志云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蔡氏曰今
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瀍水所出至本府偃師縣入洛○唐
孔氏曰地理志云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蔡氏曰新安在今河南府新
安澠池之間今澠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即澗水所
出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漢孔氏曰四水合流而入河易氏曰考之地理
瀍澗近出河南府而伊遠出虢州洛又遠出商州東流至河南三川皆入洛而
同流入河曾氏曰伊瀍澗入洛洛入河今乃若四水各入河者以四水大小攸
敵也

滎波既豬

漢孔氏曰滎澤波水已成過豬林氏曰周禮職方云其川滎洛其浸波溠滎波
當爲二水○唐孔氏曰沇水入河而溢爲滎滎鄭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
地爲滎澤在其縣東易氏曰漢志河南郡滎陽縣乃古滎澤之地即今鄭州滎
澤縣曾氏曰職方云其川滎雒者禹時爲澤至周爲川穆天子傳涔于滎水乃
奏廣樂則滎澤至周爲川○易氏曰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波以出
洛得名則當在弘農盧氏與河南葦縣之境乃今河南府商虢等州

導菏澤被孟豬

漢孔氏曰菏澤在胡陵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易氏曰唐
曹州濟陰縣本漢定陶縣地菏澤在縣東北九十里後以濟陰縣之定陶鎮置
定陶縣仍置廣濟軍○漢孔氏曰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溢覆被之廬孔氏曰
地理志云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易氏曰唐宋州虞城縣本漢虞縣屬梁國
孟豬澤在縣西北十里周回五十里蓋此澤介二邑之間睢陽在其西南虞城
在其東南宋州後改名應天府林氏曰孟豬周禮作望諸左傳爾雅作孟諸漢
志作明都一也周禮青州澤藪曰望諸此乃屬豫州者闕無徐州
徐幷於青在豫東故得兼有孟諸○夏氏曰菏澤水盛餘波被于孟豬如導
弱水餘波入流沙也不言入而
言被者水盛乃被之不常入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漢孔氏曰高者壤下者壚疏席陸氏曰說文壚黑剛土也唐孔氏曰不言色者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漢孔氏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林氏曰周官載師漆林有征蓋豫在周爲織內故征之禹時豫在織外故爲貢枲絺說見青州林氏曰顏師古云織紵以爲布及練然經但言貢紵成布未成布未可詳○漢孔氏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林氏曰揚州橘柚言包則與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此磬錯則與厥篚之文相屬故言錫貢在先

浮于洛達于河

蔡氏曰豫去帝都最近其東境徑自入河其西境則浮洛而後至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漢孔氏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華說見導山黑水說見導水唐孔氏曰周禮豫州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林氏曰梁雍西境皆至黑水梁之東北雍之東南以華爲界○成氏曰輿地記云

蓬　龍　三泉　梓　遂　果　資　普　昌　敘
瀘　合　榮　渠　懷安　廣安　長寧　富順　成都　眉
彭　蜀　綿　漢　邛　嘉　雅　黎　茂　簡
威　祺　亨　僊井　永康　松　當　悉　靜　恭
柘　冀　眞　乾　姚　巂　達　悉　萬
開　涪　梁山　南平　太寧　階　戎　鳳　扶　疊
宕　商　金　房

右古梁州地此州境域雖廣而險且遠重山複嶺四塞險固與中州不相接武王伐殷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皆從而誓師之言曰逖矣西土之人則梁雍皆遠而梁尤遠也禹時劒門金牛之道未鑿梁州之通于中州者梯緣蜀道之險而北行遠至漢上而浮潛逾沔然後能入渭亂河以達帝都則其險遠可知

岷嶓既藝

漢孔氏曰岷嶓皆山名既艾氏說見徐州○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蜀郡湔氏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易氏曰唐茂州汶山縣本漢舊縣屬蜀郡汶山即岷山在縣西北南去青城石山百里俗謂之鐵豹嶺是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峰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繞皆古岷山○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隴西郡西縣即今秦州上邽縣其地大率考唐志興元府金牛縣本漢葭萌縣地屬廣漢郡後省爲鎮隸三泉縣嶓冢山在縣東二十里漾水所出其山中高而東西下

沱潛既道

荆梁二州沱潛說見荆州○唐孔氏曰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蜀郡江源有鄨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歟潛蓋西漢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出蜀郡都水縣堋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青衣名曰沱潛○蔡氏曰沱水地志云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汶江縣今永康軍導江縣也潛水地志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酈道元謂宕渠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四正山下西南潛出南入于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瀇谷水出西南入漢瀇音潛安陽縣即今洋州真符縣也

按梁州沱潛諸說並存易氏謂江漢支川分流不一不可泥一所以當其名下文浮于潛亦然○總說岷嶓沱潛○蔡氏曰梁州乃江漢之源此不志者岷之藝導江也嶓之藝導漾也道沱則江悉矣道潛則漢悉矣上志岷嶓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是而見

蔡蒙旅平

漢孔氏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唐孔氏曰蔡山不知所在易氏曰漢唐地理不載惟輿地記云雅州嚴道縣有蔡山今曰周公山○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名山縣本漢舊縣蒙山在縣南十里今雅州名山縣本漢青衣縣地有蒙山此與漢郡縣同而唐志乃在嚴道郎此山介二縣之間也蔡氏曰酈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溷崖水脉漂疾歷代爲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則此山在禹爲用功多也○陳氏曰旅祭獨於梁雍言之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此諸州名山皆有祭也又獨於蔡蒙荆岐言之蓋紀梁之山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於荆岐以見州內諸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之

和夷厎績

旅山則川可知祭山川則大於山川者可知

蘇氏曰和夷西南夷名曾氏曰自蜀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爲羈縻郡三十有七林氏曰今雅州有和川鎮即和夷故地底績說見冀州

厥土青黎

漢孔氏曰色青黑而沃壤張氏曰餘植皆言土之色與性此不言性者其性不一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漢孔氏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漢孔氏曰璆玉名曾氏曰蜀郡卓氏程氏皆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州之利尤在於鐵夏氏曰銀白金也漢孔氏曰鏤剛鐵唐孔氏曰鏤者可以刻鏤砮說見荊州林氏曰徐貢浮磬此貢石磬豫又貢磬錯則知當時樂器磬最爲重○漢孔氏曰貢四獸之皮織金罽新安王氏曰熊似豕羆似熊而黃狐類犬而長尾貍則狐之小者蘇氏曰以罽者曰織自西傾山南行唐孔氏曰西傾雍州山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易氏曰唐洮州臨潭縣地本漢臨洮縣屬隴西郡崧臺山即西傾山後名西彊山李氏曰熊羆狐貍織皮非中國所有之物也自西傾來因桓水而至耳舊說謂桓水由西傾而至于潛非也織皮之物出於羌戎自西傾山因桓水而入蜀耳張氏曰西傾夷之地因桓水而來以通中國獻方物也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潛說見上文程氏曰凡漢水下流分支可以容舟處皆是浮潛也易氏曰不言浮漢而言浮潛者隨其支流徑便可浮則浮不必盡至漢乃浮也○漢孔氏曰沔漢上曰沔易氏曰沔即梁漢之異名程氏曰桑欽敘漢截自西樂城以上爲沔度水口以下爲漢大率漢之支流皆名潛漢之上流皆名沔此由潛以達漢也○漢孔氏曰越沔而北入渭唐孔氏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蘇氏曰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然前漢書武帝時人有上書言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褒爲沔也○漢孔氏曰正絕流曰亂夏氏曰冀在河東梁在河西自渭至河必絕流橫渡乃達帝都○程氏曰梁之貢道於浮江便而浮潛逾沔則若甚迂而偏此知山川孔道者所疑而其實不然也此梁貢其實江潛皆浮然其書潛遺江者荊之貢道在前可因而見荊之言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夫江沱之可以浮漢逾洛之可以達河荊之所有梁之所共也梁賦之近

北而不可浮江者既載之州末所謂潛沔渭河是已其南道之可以浮江者制既先之則梁次乎荆不待申言

黑水西河惟雍州

漢孔氏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黑水說見導水唐孔氏曰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孔本誤也○成氏曰輿地記云京兆　延安　同　華　邠　寧　慶　涇　原　渭　鄜　坊　銀　綏　德　保　安　麟　府　鳳　翔　秦　隴　岷　鞏　蘭　會　西安　西寧　湟　廓　洮　鎮戎　德順　懷德　積石　靈　涼　瓜　西　夏　宥　鹽　豐　勝　甘　州左崤函右隴蜀阻山帶河控扼戎夏沃野千里古人所謂百二之勢金城天府之國大河自此東走地勢極高視山東諸州若臨千仞之上而觀其下田肯所謂猶居高屋之上而建瓴者此也○曾氏曰職方氏正西曰雍州爾雅河西曰雍州吕氏春秋西方曰雍州一也周都豐鎬故雍爲正西秦都咸陽亦周故畿西迤北不得爲正西秦都之所在也

弱水既西

弱水說見導水唐孔氏曰諸水言既道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

涇屬渭汭

漢孔氏曰屬連也○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笄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易氏曰唐原州高平縣本漢高平縣屬安定郡笄頭山一名崆峒山在縣西一里又本州百泉縣本漢朝那縣地涇水源出西南二縣雖皆安定郡之地而實非涇陽之舊漢涇陽縣即唐原州之平涼縣今縣西四十里涇州故城是也蓋其山連亘於此三縣涇水出於此東南流至涇州臨涇縣本漢舊縣屬安定郡又東南流至本州保定縣東一里本漢安定縣屬安定郡又東南流至本州百泉縣本漢朝那縣地涇水源出郡笄頭山一名崆峒山在縣西一里又本州百泉縣本漢高平縣屬安定郡行千六百里易氏曰唐原州高平縣本漢高平縣屬

出西北東入于涇今洱既入涇而涇又入渭方謂之渭洱則其地理不相干涉下文又有會于渭洱則渭水不應再舉於龍門西河之下當是經言洛入河處謂之洛洱則渭入河處謂之渭洱而上言涇者蓋涇水至京兆府雲陽縣入渭在府之東北一百一十里又一百七十里至華州華陰縣之永豐倉而入河指此二百八十里間渭與涇相聯故曰涇屬渭洱

漆沮既從

漢孔氏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蔡氏曰漆水窫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源縣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窫宇記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晁氏云此漆之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云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灃水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貢漆水

灃水攸同

漢孔氏曰灃水所同同之於渭唐孔氏曰地理志云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易氏曰唐京兆府鄠縣本漢舊縣屬右扶風灃水出縣東終南

山自發源經縣東二十八里入渭○蔡氏曰屬從同主渭而言

荆岐既旅

漢孔氏曰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易氏曰唐京北府富平縣本漢舊縣屬北郡荆山在縣南二十五里○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易氏曰唐以後鳳翔府岐山縣有岐山亦名天柱山在縣東北十里大王所邑陳氏曰梁言旅平此言既旅互相備說又見梁州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漢孔氏曰三山名言相望○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扶風武成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又有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唐陸氏曰二秦記云終南又名地肺○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易氏曰唐以後渭州渭源縣本漢首陽縣鳥鼠山一名青雀山在縣西七十六里○唐孔氏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原說見冀州漢孔氏曰下濕曰隰豬地名言皆致功○唐孔氏曰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豳地蔡氏曰今邠州也○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武威郡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易氏曰輿地記涼州姑臧縣本漢武威縣地有豬野澤古休屠城蔡氏曰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漢孔氏曰西裔之山皆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序美禹之功○唐孔氏曰地理志杜林以爲燉煌郡即古瓜州左傳云先王居檮杌于西裔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杜預謂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鄭玄引地記書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易氏曰唐沙州燉煌縣本漢舊縣屬燉煌郡三危山在縣南三十里有三峰故曰三危此即頴達所引者然非也其引鄭氏謂三危在河之南其說誠然唐松州禹貢梁州之境古西羌地羌本出自三苗蓋允姓之別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濱於賜支至於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也唐屬劒南西道豈非在積石大河之南而爲雍梁西境乎三危說又見導水○呂氏曰三苗既竄自後世觀之聽其生死在所不恤聖人則不然方其有罪至于竄棄刑行之後施仁發政自當及之故禹治水至三苗亦爲之盡其居宅大得其敘後世以爲投之四裔若棄之者非知聖人之心也

厥土惟黃壤

蔡氏曰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漢孔氏曰田第一賦第六

厥貢惟球琳琅玕

漢孔氏曰球琳皆美玉琅玕石而似珠唐孔氏曰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崐崘之球琳琅玕爲蔡氏曰今南陽有青琅玕珊瑚屬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龍門說見導河西河渭汭說見上文○林氏曰雍之貢道有二其北道自積石入河其南道自渭入河北道來自龍門者與南道會故曰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之文也蔡氏曰他州入貢亦必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漢孔氏曰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氐之屬皆就次敘美
禹之功及衣狄也唐孔氏曰四國崐崘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衣皮毛故
以織皮冠之皆是戎狄故以西戎總之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載夷篚此三國
亦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耳○唐孔氏曰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
易氏曰臨羌西即今蘭州之地河關西即今積石軍之地皆屬漢金城郡渠搜
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水經云河自朔方東流經渠搜故城禮三朝記云北發
渠搜南撫交趾則渠搜一國西戎又在三國之外如漢之西域亦揔三十六
國後爲五十餘國云蔡氏曰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故附於末
○總說九州○唐孔氏曰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水性下流當從下泄故治水皆從下
爲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
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
最高故在後林氏曰禹治水先後之序具載九州之後導山導水是也此但記
九州疆界與其田賦貢篚之詳耳○新安王氏曰辨其州之封域序所謂禹別
九州也次言山川治水之迹所謂隨山濬川也次言土田貢賦所謂任土作貢
也而以入帝
都之道終焉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
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王氏曰導山者導山谷之水而納之川○唐孔氏曰
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岍山易氏曰唐隴州汧縣本漢汧縣
地在汧水之北岍山在縣西六十里北與隴山接此正禹貢岍山非所謂吳岳
吳岳雖同在隴州別自有吳山縣在隴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吳山又在縣西南
五十里○岐荆山說見雍州○漢孔氏曰此謂梁山龍門西河程氏曰此逾于
河者禹自西絶河而東也○壺口說見冀州○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雷首在河
東蒲坂縣南易氏曰唐河中府河東縣本漢蒲坂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在縣
南十五里後以蒲坂縣屬永興軍○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河東垣縣東有霍大
山周禮職方氏冀州山鎮曰霍山即此易氏曰唐以後晉州霍邑縣本漢垣縣
霍山一名大岳在縣東三十里○漢孔氏曰厎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
見水中若厎柱然在西虢之界易氏曰唐陝州陝石縣有厎柱山俗名三門山
在縣東北五十里唐太宗勒銘於此蓋禹治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以通河三穿
既決河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之三門山○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
東濩澤縣西易氏曰唐河南府王屋縣本漢垣縣濩澤地屬河東郡後以王屋
縣屬孟州析城山在縣西北七十里山峰四面其形如城有南門焉故曰析城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易氏曰唐河南府王屋縣本漢
垣縣濩澤地屬河東郡後以垣縣屬孟州王屋山在縣北十五里周回一百三
十里高三十里晁氏曰山狀如屋○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
縣西北易氏曰漢志河內郡埜王縣太行山在西北又在山陽縣唐及今太行
山連亘於河北諸州如澤州之青城陵川懷州之河內武德修武以至於河北

北境皆太行所經之地故太行在河北爲天下之脊○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易氏曰唐定州恒陽縣本漢上曲陽縣屬常山郡恒山在縣北四十里後改恒陽爲上曲屬中山府有北岳恒山在西○碣石說見冀州○唐孔氏曰入于海言山簿之水皆入海○蔡氏曰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說見梁州曾氏曰岷與西傾皆雍州山故西傾不言導其文蒙於導岷○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朱圉在天水郡冀縣南易氏曰唐秦州伏羌縣朱圉山在縣西南六十里後廢伏羌爲寨入清水縣而成紀縣有朱圉山○鳥鼠說見雍州○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易氏曰唐華州華陰縣本漢舊縣太華山在縣南八里○唐孔氏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易氏曰唐虢州盧氏縣本漢舊縣熊耳山在縣南五十里○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嵩高山在潁川崇高縣古文以爲外方山易氏曰漢志崇高縣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唐河南府告成縣嵩高山在縣西北二十三里後以縣爲登封○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易氏曰唐及今唐州桐柏縣本漢平氏縣之東境桐柏山在縣西南九十里○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易氏曰唐安州安陸縣本漢舊縣陪尾山在縣北六十里後以安州爲德慶府○蔡氏曰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說見梁州蔡氏曰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林氏曰漢中記云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爲分水嶺○荆山說見荆州○唐孔氏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易氏曰竟陵後爲景陵屬復州○漢孔氏曰大別山名唐孔氏曰左傳云吳既與楚爽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易氏曰唐沔州漢川縣本漢安陸縣地屬江夏郡有魯山一名大別山在縣東一百步小別山在縣東南五十步○蔡氏曰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說見梁州曾氏曰岷嶓皆梁州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蒙於嶓冢○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易氏曰唐衡州衡陽縣本漢酃縣地岣嶁山即衡山在縣北七十里衡山之南岣嶁特一峰而已自酃縣西北以至湘南縣東南皆衡山也○九江說見荆州朱子曰過九江者言道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於敷淺原是導岷岐荆山文以爲敷淺原易氏曰江州德安縣本漢歷陵縣有敷淺原○蔡氏曰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

○總說導山○唐孔氏曰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因冀州在北故自北而始
蔡氏曰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敘山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
水則先於弱水○林氏曰禹本導川歸之海今乃先導山蓋洪水懷襄故川浸汨
雖欲施功無所措手故先以高下巨鎮爲表識自西北之使東以殺其勢水既
順下漸入于海川流故迹稍稍可求於是始施濬川之功先隨山後濬川其序
不得不然○又曰導岍岐至碣石然後導河濟之功可施道西傾至陪尾然後
導淮渭洛之功可施導嶓冢至大別然後導漾之功可施導岷山至敷淺原然
後導江之功可施○又曰岍岐所導之水乃合河濟之流最爲奔悍當其隨山
之初自西北之東自東達之東北則已達于海矣故言入于海西傾嶓冢所導
之水則未能達海且注于下流之地及導川之功既施乃得入海故下文所載
方是衆水入海之道此則止言至于陪尾大
別敷淺原而止而下流之山皆所不及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唐柳氏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
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漢孔氏曰合黎在流沙東弱水餘波西
溢入流沙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始此易氏曰
唐甘州刪丹縣本漢舊縣屬張掖郡弱水在縣南山下唐甘州張掖縣本漢觻
得縣屬張掖郡合黎山在縣西北二百里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
百六十里古文以爲流沙者風吹沙行故曰流沙弱水合黎流沙同在唐之甘

州即漢之張掖郡程氏曰當弱水壅溢禹導之至合黎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
不極之於西海近而無能爲害者亦任其波委之於流沙所謂行所無事也故
書於雍止曰既西而於導水
不曰入于西海者皆紀實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唐柳氏曰雍州之山有水焉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曰黑水漢孔氏曰黑水
自北而南經三危唐孔氏曰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
入于南海蔡氏曰地志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易氏曰樊綽蠻書載蠻求
之入南海者有四西洱河與關倉江合一也麗水與彌諾江合二也新豐川合
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其所謂麗水者綽正指爲黑水此黑水一
名祿裡江而羅些城北有山即三危山其水從羅些城三危山西南行上流出
平西羌吐蕃下流南至蒼望城又南至雙王道勿川有彌諾江西南來會之南
經驃國之東而入海羅些乃南詔吐蕃南北相距之地其西接吐蕃其東接劒
南東川之西境正與鄭氏所引地記謂三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者合
又與唐志松州賜支河首之說相近則樊綽羅些城麗水之說信而有證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

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唐孔氏曰釋水云河出崑崙虛李巡云崑崙山名虛山下地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眾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蔡氏曰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西南○漢孔氏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易氏曰漢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今以唐以後郡縣證之廓州積石軍在州西南西臨大澗北枕黃河河自此東北流一百五十里至本州所理化成縣南八十步又東流一百四十里至鄯州龍支縣界鄯州龍支縣本漢允吾縣屬金城郡河在縣西南六十里積石山在縣西九十八里河又東流三百九十里至河州抱罕縣界河州抱罕縣本漢舊縣屬金城郡積石山一名唐述山在縣西北七十里今人目龍支縣山爲大積石山此名小積石山河在縣南五十里又東流三百里至蘭州五泉縣蘭州五泉縣本漢金城縣屬金城郡河經縣北二十里又東北流三百八十里至會州所理會寧縣會州會寧縣本漢鶉陰縣地屬安定郡河在縣西北有黃河堰又東北流三百二十里至靈州所理迴樂縣靈州迴樂縣本漢富平縣地屬北地郡縣枕黃河即

後魏刁雍開富平艾山舊渠通河溉田之地又東北流經本州靈武縣凡一千餘里至西受降城本漢臨河縣地屬朔方郡在黃河外八十里又東流一百八十里至天德軍本安北都護又東流二百里至中受降城中受降城本秦九原郡地漢更名五原又東流三百里至東受降城東受降城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三城皆景龍中張仁愿所築並在河岸以遏突厥河水又轉而南流凡三百五十里至朔州所理鄯陽縣鄯陽縣本漢馬邑縣屬鴈門郡河在縣西三十里又南流凡三百七十四里至嵐州合河縣嵐州合河縣本漢汾陽縣地屬太原郡河在縣西二里又南流七十里至石州臨泉縣石州臨泉縣本漢離石縣地屬西河郡河在縣北二十里又南經本州定胡縣西二百步亦漢離石縣地孟門關在縣西一百步又南經本州平夷縣西四十五里亦漢離石縣地河南流凡四百二十里至隰州永和縣隰州永和縣本漢狐讘縣地屬河東郡河東去縣六十里又南經本州大寧縣凡南流二百里至慈州所理吉昌縣慈州吉昌縣本漢北屈縣地屬河東郡河北去縣六十里又南經本州文城縣亦北屈縣地孟門山俗名石槽在縣西南三十六里水經註云孟門與龍門相對即龍門之上口實爲河之巨阨今河中有山如槽水流懸注七十餘尺又南流一百八十里至絳州龍門縣絳州龍門縣今屬河中府本漢皮氏縣屬河東郡河北去縣二十五里乃龍門口經所謂至于龍門者也河口廣八十步三秦記云河津一名龍門水陸不通江海大魚集其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故曰曝腮龍門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林氏曰禹鑿龍門於狹處鑿大使廣衰足容此水而已非謂山橫於

前創鑿之也西漢賈讓謂鑿龍門隳斷天地之性過論也○漢孔氏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曰易氏曰河至龍門縣又南流二百里至陝州陝州之西北對河爲華州華陰縣本漢舊縣屬京兆尹太華山在縣南八里河經太華之北故曰華陰地接潼關故桃林塞河在關內衝激關山故名潼關華說又見道寺山○易氏曰河至華陰至此方東流經陝州苪城縣本漢河北縣屬河東郡又東流經陝州所理陝縣本漢舊縣屬弘農郡又自州東流五十里至陝石縣亦漢陝縣地後省入陝縣有底柱山在黃河中底柱說見導山○漢孔氏曰孟津地名易氏曰河至陝石縣又東流二百五十里至河南府王屋縣河南府王屋縣本漢垣縣地屬河東郡河在縣南五十里又東流至本府河陽縣本漢舊縣屬河內郡後爲孟州南城四面臨河世謂之富平津古謂之孟津武王誓師之地林氏曰河流湍悍至此稍緩可以橫舟而渡○漢孔氏曰洛汭洛入河處易氏曰河至河陽縣又東流經河南府鞏縣本漢菟牢縣河於此有五社渡又有五社津洛水東經洛汭北對郎渚入河謂之洛口亦名什谷張儀所謂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者也夏氏曰河大洛小故言過下文倣此洛說見導洛○唐孔氏曰釋山云一成伾李巡云山一重曰伾易氏曰河至鞏縣又東流經河南府汜水縣本漢成皐縣一名虎牢凡東流三百九十里至衛州汲縣衛州汲縣本漢舊縣屬魏郡大伾山南去縣七里俗號爲黎山漢志魏郡黎陽縣黎山在本漢舊縣屬魏郡大伾山南去縣七里俗號爲黎山漢志魏郡黎陽縣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是也○漢孔氏曰降水名入河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易氏曰河至黎陽縣凡東北流二百五十里至相州臨河縣相州臨

河縣本漢黎陽縣地屬魏郡河南去縣五里凡東北流八十里至澶州頓丘縣澶州頓丘縣本漢舊縣屬東郡河在縣南三十五里後升州爲開德府省入清豐河又北流一百二十里至魏州所理貴鄉縣魏州貴鄉縣本漢魏郡之地大河故瀆俗名王莽河西去縣三里後省貴鄉縣入大名府元城縣又東北流二百一十里至貝州經城縣本漢堂陽縣屬鉅鹿郡枯河東去縣十里後經城入宗城屬大名府又東北流二百一十里至冀州經城縣本漢堂陽縣冀州南宮縣本漢舊縣屬信都國漢志信都縣禹貢降水亦入海以禹河東徙故自入海而不入河降水故瀆在縣東南六里○大陸說見冀州○漢孔氏曰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易氏曰河至冀州又東北流一百二十里至滄州下流故道不復可考凡河入海當在滄州以北吕氏曰潘爲九河者河水至此漫溢激湧溢故禹不惜數百里之地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九河說見兗州○漢孔氏曰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程氏曰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周漢以前入海故道不在渤海遷固著周漢河徙見之紀志而記禹貢導河輒自忘之乃謂逆河九河入于渤海臣瓚註從而正之云禹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始注渤海禹時不注也然則欲知禹河入海之實當從碣石求之○蔡氏曰河自積石三千里而至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逕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厎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處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

下水陸變遷皆難指實然大抵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合沙鄭氏曰河水自雍州之外入雍州之內歷豫冀而至兗入海禹之施功莫大於此又曰洪水之患河濱爲甚而縣堤於東牟堤於魏郡又堤於平原今縣堤與漢之金堤猶有存於河湖者大禹治河則順其勢以通之者也

嶓冢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漢孔氏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嶓冢說見梁州及導山易氏曰嶓冢山漾水所出東流百八十里經興元府所理南鄭縣本漢舊縣屬漢中郡漢水所經縣百步爲漾水至此方名漢水○林氏曰滄浪即漢水異名易氏曰漢水至南鄭縣又東流七十二里至興元府城固縣北二里本漢舊縣自嶓冢東流三百里至洋州洋州興道縣本漢城固縣地屬漢中郡漢水去縣百步又東流經金州漢陰縣南二里凡五百里至金州金州西城縣本漢舊縣屬漢中郡漢水經本州洵陽縣又東流經均州豐利縣又東流經均州鄖鄉縣凡六百八十里至均州均州武當縣本漢舊縣屬南陽郡漢水去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滄浪洲漢水至此又名滄浪水與東流爲漢同義非謂有他水自外而入酈道元謂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有他水入是也○漢孔氏曰三澨水名易氏曰漢水至武當縣又東南流經襄陽府之樂鄉縣又東南流經襄陽府襄陽縣本漢舊縣凡三百六十里至襄陽府襄陽縣故城又東南流凡三百二十里至鄧州鄧州長壽縣本漢竟陵縣地屬江夏郡漢水去縣十步又東南流三百里至復州復州竟陵縣本漢舊縣屬江夏郡後改爲景陵縣漢水在縣南縣有滲參水即三澨也○易氏曰漢水至竟陵縣又東南流經沔州汊川縣凡東南流七百里至沔州沔州漢陽縣後置漢陽軍以縣隸焉本漢安陸縣屬江夏郡漢水一名沔水西自汊川縣界流入有大別山大別說見導山○漢孔氏曰嶓山迴南入江易氏曰大別山前枕蜀江北帶漢水上有吳將魯肅祠乃漢水入江之處在鄂州西北○漢孔氏曰滙迴也水東迴爲彭蠡大澤程氏曰經於漢派曰東匯澤爲彭蠡於江派曰東與之均敵故曰會于滙彭蠡一江自南而至橫衝兩流與之迴轉故曰匯參配北中與之均敵故曰會彭蠡說見揚州○漢孔氏曰遂爲北江而入海易氏曰漢水入江既滙澤于彭蠡又爲北江而入于海受之即江水而已○程氏曰漢水自漢中至武當皆東也自襄郢而入江則南也自合江而達于海則又復爲東○合沙鄭氏曰漢水源出於塞外其行不下二千里而附於江故不得與四瀆並而禹之施功不下四瀆故與四瀆同紀於導水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岷山說見梁州易氏曰漢志蜀郡湔氏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三千六百六十里考之唐志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出西

徽在松州境松州交川縣禹貢梁州域古西羌地也江源鎮在縣西北三十里江水之迹始見於此南流二百四十里至翼州翼水縣翼州翼水縣本漢蠶陵縣地屬蜀郡江經縣二百步南流六十里至茂州茂州汶山縣本漢舊縣屬蜀郡汶山即岷山禹導江始此又南流經蜀州之青城縣又南流經彭州之導江縣後以二縣置永康軍凡南流三百七十里至成都府成都府成都縣本漢舊縣屬蜀郡江一名汶江一名流江經縣南七里蜀守李冰穿二水成都中瀆田萬頃縣有沱江鎮以沱水爲名即東別爲沱者也凡江之別出皆爲沱梁荆二州皆有此特其一〇漢孔氏曰澧水名易氏曰江至成都縣又南流二百里至眉州眉州通義縣後改爲眉山本漢武陽縣之南境屬犍爲郡江一名汶江經縣東三里又南流經陵州之籍縣又南流經嘉州之犍爲縣凡五百六十里至戎州戎州僰道縣後改爲敘州宜賓縣本漢僰道縣地屬犍爲郡江經縣東北去縣十步又東流五十里經木州有符黑水入江即今南廣溪也又東流經瀘州之江安縣凡三百一十里至瀘州瀘州瀘川縣本漢江陽縣地屬犍爲郡江經縣南三十步又東北流經渝州之萬壽縣後以萬壽入江津凡七百里至渝州渝州巴縣後爲恭州本漢江州縣地屬巴郡江在縣南凡二百四十里至涪州涪陵縣本漢舊縣屬巴郡大江黃石灘一名橫石又東流三百五十里至忠州忠州臨江縣本漢舊縣屬巴郡江在縣南百步又東流二百六十里至萬州萬州南浦縣本漢朐忍縣地屬巴郡又東流經夔州之雲安縣南百步凡三百一十里至夔州夔州奉節縣本漢魚復縣地屬巴郡瞿塘峽在縣東二里水中孤石名灩澦堆又東流一百里至本州之巫山縣本漢巫縣屬南郡巫山在縣東四十里江水南去縣一里波流迅急或有冒險朝發白帝暮宿荆渚其間千二百里又東流至歸州之巴東縣南百步凡三百三十里至歸州歸州秭歸縣本漢舊縣屬南郡其縣城東北二面並臨絶澗西大溪水南大江有空舲峽在縣東百二十里絶崖壁立湍水迅急上甚艱險載物悉下然後得過又東流經峽州宜都縣南二百步凡二百里至峽州峽州夷陵縣本漢舊縣屬南郡大江西自歸州秭歸界流入經縣自蜀至此五千餘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縣西北有西陵山自縣泝江二十里入峽口名爲西陵峽長二十里所謂三峽此其一也或謂巴自有三峽此即峽石又東南流入本州宜都縣本漢夷道縣江去縣百步凡三百三十里至江陵府江陵府江陵縣本漢舊縣屬南郡江在縣南十里東流經本府之公安石首二縣又東南至澧州界即東至于澧也先儒以爲澧水然澧水入洞庭而後入江又以爲澧陵然澧陵在江東南數百里蓋禹貢言至者非山即澤足必山澤因水而得名者今澧州在江南無非山澤寧不可信〇易氏曰江至澧州界凡東流五百七十里至岳州岳州巴陵縣本漢下雋縣之巴丘地屬長沙國江在縣北五里洞庭湖在縣西南五十里此禹貢之九江朱子曰過九江者言導岷山之水而且足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九江說見荆州〇漢孔氏曰東陵地名林氏曰水經云東陵在廬江金箇縣西北漢志廬江郡亦有東陵鄉蔡氏曰東陵也今岳州巴陵縣是也地志在廬江者非是易氏曰江水過九江而後至于東陵今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夷陵一名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〇漢孔氏曰迤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彭蠡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

贊曰迤邪行也易氏曰江至巴陵自東迤北然後北流經岳州臨湘縣北又北流經鄂州蒲圻縣後爲嘉魚縣凡五百一十里至鄂州鄂州江夏縣本漢沙羨縣屬江夏郡江水在縣西南北對嶧嶸洲又東流經本州武昌縣本孫權所都又東流經本州永興縣界凡六百里至江州江州潯陽縣後改爲德化縣本漢潯陽舊縣屬廬江郡又經本州之都昌縣後屬南康軍過彭蠡湖之口即江漢水匯澤之地後於彭蠡入江之處置湖口縣林氏曰江漢二水皆發源於西而東流漢將與江合則必稍折而北蓋江在漢之南漢在江之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匯即彭蠡不言彭蠡者蒙上文也匯說見導漾○林氏曰漢既名北江故此名中江易氏曰江至湖口又東北經彭澤縣自江州凡五百八十里至池州池州秋浦縣後改爲貴池縣本漢石城縣地屬丹陽郡江在縣北七里又東北流經宣州之蕪湖縣及當塗縣之牛渚山一名采石後以二縣隸太平州又東北流至潤州之上元縣乃六朝所都謂之建業後置陸州又升爲建康府凡東北流七百四十里至潤州潤州丹徒縣後升爲鎮江府縣本漢舊屬荊國江闊十八里魏主臨江而嘆即此地又東至常州之江陰縣後爲江陰軍乃江之南入海處潤州北渡七十里至揚州揚州江都縣本漢廣陵縣地屬江都國又東北流二百二十六里至本州之海陵縣後置泰州亦江都縣地漢志所謂至江都入海者也○合沙鄭氏曰江水自梁州之外入沔梁州之內歷荊與揚禹之施功又次於河

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漢孔氏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濟易氏曰漢志河東郡垣縣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河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隄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今考唐志河南府王屋縣後屬孟州本漢舊縣屬河東郡王屋山在縣北十五里沇水所出南行九十里至本府之濟源縣濟源縣後屬孟州本漢軹縣屬河內郡濟水在縣西北三里平地而出有二源其東源周回七百步深不可測西源周回六百八十五步深一大蓋沇水源出王屋縣王屋山既見而伏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易氏曰自濟源縣凡南流一百二十里而入于東出於濟源縣方名濟水○漢孔氏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河自入河處又東南流二百三十里至鄭州滎澤縣本漢滎陽縣地有古滎澤程氏曰滎水之爲濟本無他義濟既灌河河盈水溢適在滎地是溢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蔡氏曰程氏言溢之一字固爲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不應以河枝流而冒稱爲濟蓋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況經所書單立導流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二堂記謂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桓公之臺之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

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滎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考耳又曰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爲滎澤也滎說見豫州

按孔氏截河之說程氏河溢之說皆非是惟蔡氏說當就以經證之溢與出字皆特見之例惟其自中而滿故不如菏澤被孟豬之被而有溢之名惟其由伏而見故不如他水下流之至而有出之名一也又王屋之下既見而伏濟源之西平地復見在河北既爾何獨溢出於河南而不然二也又濟河兗州至鄆雅猶有濟南曰兗州之稱至呂氏春秋猶有濟河間曰兗州之稱使其下流至兗者非流濟自來之濟則歷代相傳豈其以無源之水名兗疆域三也要之大河之逕其初與濟伏地之泉兩不相礙自濟源至溫入河者固並河東下其伏地潛而復見溢於滎者脈絡未嘗不與流相通

○漢孔氏曰陶丘丘再成曰陶至汴州又東北二百四十里至曹州曹州濟陰縣有定陶鎮後以爲定陶縣屬廣濟軍本漢定陶縣之地屬濟陰郡蓋古之陶丘也一名左城唐堯所居故爲陶唐○漢孔氏曰菏澤之水易氏曰自定陶縣又東北九十里至於菏澤是陶丘在今廣濟軍之西菏澤在今廣濟軍之東北以上古濟所經之地自河至此凡七百餘里蔡氏曰謂之至于菏者濟陰縣自有菏派濟流特至其地耳菏說見豫州○漢孔氏曰濟與汶合易氏曰濟至菏澤即東北會于汶在鄆州中都縣之地汶說見青州○漢孔氏曰北折而東易氏曰濟自會汶凡北流一百里至鄆州須昌縣後爲東平府須城縣本漢須昌縣屬東郡濟去縣西二里又北流經齊州之長清縣本漢盧縣地又東北流經齊州之豐齊縣後省入長清本漢在縣地濟西去縣二十六里凡二百里至齊州之臨邑縣齊州臨邑縣本漢舊縣屬東郡濟西去縣四十里又東北流經本州之全節縣後省入歷城本漢東平陵縣屬濟南郡又東北流經本州章丘縣本漢陽丘縣地又東北流經本州臨濟縣後省入章丘本漢管縣屬濟南郡又東北流經淄州鄒平縣本漢舊縣屬濟南郡又東北流經淄州濟陽縣本漢鄒縣屬濟南郡凡一百九十里至淄州高苑縣淄州高苑縣本漢舊縣屬千乘郡濟去縣三十五里又東北流經淄州鄒平縣本漢舊縣屬濟南郡濟去縣三十里至淄州高苑縣淄州高苑縣本漢舊縣屬千乘郡濟去縣七十步凡東流二百四十里至青州博昌縣青州博昌縣後爲博興縣本漢博昌縣屬千乘郡濟北去縣百步又東北流入海○合沙鄭氏曰濟之源不出於塞外流不外於中國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桐柏說見導山唐孔氏曰水經云淮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陳氏曰淮自桐柏以上流小無所用導故導之自桐柏始渭洛言自

亦然昜氏曰漢志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其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今考唐志唐州桐柏縣本漢平氏縣之東界屬南陽郡桐柏山一名大復山在縣南九十里淮水經此山○漢孔氏曰與泗沂二水合而入海昜氏曰淮自桐柏縣東流經蔡州朗山縣凡二百四十里至蔡州眞陽縣本漢眞陽縣地屬汝南郡淮經縣南八十里北至州一百里又東流至本州新息縣南五里凡東流三百里至潁州潁州汝陰縣本漢舊縣屬汝南郡淮西南流入經縣南五里又東流二百二十里經本州下蔡縣周世宗以下蔡縣置壽春府凡東流五百里至宿州蘄縣宿州蘄縣本漢舊縣屬沛州本漢臨淮郡淮陵縣地漢志所謂至淮陵者也之昭義縣後改爲昭信屬泗州又東北經泗州之徐城縣凡四百二十里至泗州泗州臨淮縣本漢徐縣地屬臨淮郡南臨淮水北枕汴河又東流經本州之宿遷縣又東北流經本州之連水縣凡二百七十里入海唐孔氏曰沂水至下邳入泗泗水至淮陵入淮乃沂先入泗泗入淮耳以去淮近故連言之沂泗說見徐州○合沙鄭氏曰淮之源不出於塞外流不出於中國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鳥鼠說見雍州漢孔氏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耑孔氏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鼠爲鼵李巡云鵌鼵鳥鼠之名其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云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鵪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昜氏曰漢志隴西郡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東至北船司空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考之唐志渭州渭源縣本漢首陽縣屬隴西郡今屬熙州有鳥鼠山在縣西七十里禹導渭始此凡有三源又正東微南流至渭州襄武縣又東流五十里至本州隴西縣後於縣置巂州又東流至秦州伏羌縣南一里凡三百里至秦州上邽縣唐末廢徙成紀渭水在縣北十三里又東流凡二百二十里至隴州南由縣後省縣入吳山本漢汧縣地屬右扶風渭水在縣南四十里凡東流三百二十里至鳳翔府岐山縣渭水在縣南二十里又東流至秦州上邽縣唐末廢徙成紀渭水在縣北十七十里至京兆府之渭南同官咸陽三縣凡東流二百里至京兆府京兆府萬年縣本漢觀縣屬左馮翊渭水在縣北五十里凡東流二百四十里至華州華陰縣華州華陰縣本漢舊縣屬弘農郡渭水在縣東北流三十五里自永豐倉入河謂之渭口即所謂渭汭也○澧涇漆沮說見雍州蔡氏曰此言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者渭水自西而東之次也澧水自西安府鄠縣東流入渭涇水自平涼府涇州東流入渭漆水自鳳翔府岐山縣東流入渭沮水自同州白水縣南流入渭合沙鄭氏曰渭水源出於塞外其行不下二千里而附於河故不得與四瀆並而禹之施功不下於四瀆故與四瀆同紀於導水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

河

熊耳說見導山易氏曰漢志弘農上洛縣洛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蓋禹導洛雖始於此而洛源實出於上流之冢嶺山考之唐志商州洛南縣本漢上洛縣地屬弘農郡冢嶺山在縣西七十里洛水所出又東流七十里至本州之上洛縣南四十里乃在熊耳山之西滑梁之水出焉而注于洛凡四百六十里至虢州界虢州盧氏縣本漢舊縣屬弘農郡熊耳山在縣南五十里禹導洛始此東流經河南府河南縣本漢舊縣屬北流經河南府壽安縣凡四百五十里至河南府河南府河南郡洛在縣北四里又洛陽縣本漢舊縣屬河南郡洛在縣西南三里自苑內上陽之南瀰漫東流又六十三里至本府鞏縣會伊瀍澗之水東經洛汭北對郎渚謂之洛口亦名什谷凡東北流一百四十里而入河澗瀍伊說見豫州○合沙鄭氏曰洛之水其源不遠不及渭漢其流之大不過涇洧終亦入于河其行僅千餘里而已而得與導水之列者洛居天下之中與河並爲圖書之所

古人見河洛而思禹功蓋亦本此

○總說導水○唐孔氏曰所導九水大意亦自山爲始雖大皆自源出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尚水不相參涉故次之四瀆江河爲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江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夏氏曰上文導山如河濟淮渭洛江漢大略已見故此所導水皆所以結上文而足其義前有導岍及岐則此導川遂及於河濟前有西傾朱圉鳥鼠則此導川遂及於江漢皆始終相因之辭淮弱水黑水前無所因後又皆在塞外西北禹先順而導之故以冠於衆水之上○蔡氏曰經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者源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者漾之源出於嶓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沇水不言山者沇水伏流其出不一故不志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曾氏曰水所經一也有言至言過言會言者皆水名言至者或山或澤是也若河之至于龍門至于華陰至于厎柱大伾漢之至于大別皆山名河至于孟津則地名河至于荷澤名也江至于澧或以爲澧州多山澤或地名因水也至于東陵陵名也以大水合小水則謂之過若河之過澤水過洛洧漢之過三瀙江之過九江渭之過漆沮皆以大水合小水也二水勢均而相入則謂之會若江會于匯濟會于汶淮會于泗沂渭會于涇會于澧洛會于潤瀍會于伊皆水勢均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未嘗言會濟淮洛之水爲小凡川之合者勢皆可均故未嘗言過如洛於澗瀍伊皆謂之會則水之巨細可知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

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

中邦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所同事在下林氏曰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蓋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車服異宜各得其所而不雜亂同之則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各要其所歸而不見其爲異故序言別此言同也○漢孔氏曰四方之宅已可居許氏曰陳水涯隈也李氏曰涯內近水爲隩○漢孔氏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上官氏曰九州之山見於禹貢者四十有五

岱　雍岐　衡　冀岐　大華　徐蒙　恒　梁　外方　壺口　南荊　北荊　太岳

碣石　終南　惇物　鳥鼠　嶓　三危　蔡　蟠冢　西傾　梁　岷　崏　熊耳　雷首　桐柏　陪尾　析城　王屋　太行　朱圉　敷淺原　合黎

大伾　東陵　陶丘　內方　大別

○漢孔氏曰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上官氏曰九州之川見於禹貢者二十有六

河　江　沇　淮　弱水　黑水　濰

渭　洛　兗沮　雍沮　荊沱　梁沱　荊潛

梁潛　衡漳　恒衛　灘　漯　灘　荊

淄　降　澧　三澨　澧　汶　泗　沂

涇　澧　漆　澧　濟　瀍　伊　桓

九江

○漢孔氏曰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索至曰九州之澤見於禹貢者十有二

大陸　雷夏　彭蠡　震澤　雲夢　滎

波　菏澤　孟豬　豬野　流沙

○漢孔氏曰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唐孔氏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朝天子也○六府修說見禹謨○漢孔氏曰六府金木水火土穀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塗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蔡氏曰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皆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慎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也○漢孔氏曰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蔡氏曰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也中邦諸夏每州惟舉一隅以反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如宅土惟言於兗雍故此以四隩既宅總之於山惟言於梁雍故此以九山刊旅總之上經所載川澤雖多然九州之川澤不止是也故九川九澤之滌源總之上經雖各載達河之道

而四方之趨帝都者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六府孔修則非特水土之治也庶土交正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地無不辨正非特墳壤之別也財物者民命所係一或輕取則民無以生聖人所深謹也故於此又提其綱言之觸類而推禹功之全可見矣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王氏曰封建諸侯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祇台德先者祇上之德先之也不距朕行從上所行行之也陳氏曰台朕皆史氏我其君上也東陽馬氏曰水土已平天子於是封建諸侯共治天下天子又祗是德以先之而天下無敢不從此皆禹功所致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陳氏曰禹之甸法達於天下而王畿獨以甸名蓋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明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必曰甸服所以示務本之義制賦必以稼穡所以責務本之實蓋率天下以歸本也

朱氏曰里者乃道途遠近之數非方井之里也畿內天子之田其民主爲天子治田事故謂之甸服○漢孔氏曰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朱氏曰百里二百里亦以四面各言之百里者言王城之一百里二百里者第二之百里三四五皆然唐孔氏曰總者總下銍秸禾槁與藁總皆送之也○漢孔氏曰銍刈謂禾穗唐孔氏曰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漢孔氏曰秸藁也服其役唐孔氏曰納粟之外斟酌納藁非是徒納藁也此言服明上下皆有所納之役省文也○吕氏曰粟穀也有穀曰粟無曰米曾氏曰春秋傳云甸粟而納之王宮米而藏之御廩而九數有粟米之法爲粟二十斗爲米十斗粟米之辨也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舂人掌供米物於此可見○漢孔氏曰所納精者少麤麤者多唐孔氏曰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孫氏曰二百里以下不言賦栗米不言納從上文也○林氏曰上文九州皆言田賦此所載但及甸服者鄭氏謂侯綏等所出賦稅各入本國此但據天子立文耳朱氏曰自總至米皆公田之稅畿內專言田賦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子然五服事各不同亦舉凡例以互相見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漢孔氏曰甸服外之五百里侯侯也斥侯而服事王氏曰以始有諸侯故曰侯服○漢孔氏曰侯服內之百里夏氏曰第一百里爲采采者卿大夫食邑之地也索至曰王制云千里之外爲侯服於此正采地也然考之周官六鄉之外有家邑稍地則大夫之采地在畿內也又

有小都縣地大都畺地則公卿王子弟之采地亦在畿内也然則侯服之采其
周官所謂邦國間田乎蓋侯服百里最近王圻故不以封而爲間田天子之子
弟食采在邦國之畺地世遠族蕃則其采地有及於侯服故空其地所以待之
謂之百里采者如此○漢孔氏曰男任也任王者事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
之國也朱氏曰第二之百里爲男爵之國王氏曰男邦之建欲王畿不爲大國
所逼而小國易獲京師之助○漢孔氏曰三百里同爲王者斥候故合三爲一
名朱氏曰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爲百里者三隨文生例不可拘也李氏曰建諸
侯非特此三百里以其對男邦言之則自此以外皆諸侯也○陳氏曰言男則
于在其間言侯則伯在其間蘇氏曰男邦小國也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内
依天子而大國在外以禦侮也○朱氏曰侯服惟言邑國者畿内主於封侯亦

互相
見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漢孔氏曰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蔡氏曰謂之綏者漸遠
王畿而取綏安之義也綏服内取王畿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内外之間唐
孔氏曰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
彼實服當此綏服綏者據諸侯安王爲名實者據王敬諸侯爲名彼云先王之
制則此服舊有二名○漢孔氏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陳
氏曰文教以文德教化也内之三百里接於中國故以文教爲準夏氏曰若湯

雄所謂五政所加七賦所養揆度文教以經理之也○漢孔氏曰文教外之二
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陳氏曰武衛以武事衛護也外之二百里接於夷蠻
故奮勵武衛也然武以衛言保護邦國而已非窮兵服遠也呂氏曰夷虜無常
故二百里常奮其武以備中國以二百里之武衛而能捍數百里之蠻夷蓋因
其所居使之守其鄉邑墳墓則人人自盡故二百里足矣後世不明古意秦至
發閭左萬里出戍離墳墓棄井邑怨望而行遇敵望風渙散安能爲備林氏曰
漢魏使夷狄内附入居中國障塞之地故至西晉有劉淵石勒之變石晉以盧
東一道賂契丹故至末帝有耶律德光之變綏服二百里奮武衛以嚴夷狄之
限實萬世不可易之法也○陳氏曰内三百里非無武
備蓋以文教爲主外二百里非無文教蓋以武衛爲主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漢孔氏曰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王氏曰於此不可用中國之政爲之
要約而已陳氏曰猶近世羈縻州也總其大要而已○唐陸氏曰夷馬云易也
蔡氏曰夷雜夷俗也劉氏曰夷者稍以夷禮通之若春秋杞鄫葛莒是也○漢
孔氏曰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林氏曰蔡先儒止作蔡字讀然左傳云殺管
叔而蔡蔡叔註蔡放也陸氏音素達反此宜依左氏讀要服二百里爲夷則其
外二百里亦夷也而乃謂之蔡者蓋中國之人有罪先王不忍殺之則投於此
地故言蔡以示放罪
之意其實即夷地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三百里流

漢孔氏曰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王氏曰荒不治也又非若要也陳氏曰荒服雖不治然亦率服來王故刻於五服○漢孔氏曰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王氏曰蠻之爲言慢則甚於夷矣劉氏曰流如流共工之流輕罪則蔡於要服重罪則又流於荒服所謂投之四裔屏之遠方林氏曰荒服三百里蠻則其外二百里亦蠻也而乃謂之流者以示放罪人之意其實即蠻地也○總說五服○張氏曰服者服其事也內而甸侯綏謂之中國要荒謂之夷蠻則中國之於天子故皆謂之服新安王氏曰甸侯衛外而要荒莫不各服其事地方廣不過三千里聖人務廣德不務廣地春秋不治夷狄亦此意蔡氏曰先儒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謂周服里數以相方言或謂古今尺有長短或謂禹以直方計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爲制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成建五長周漢則盡其地而疆理之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漸入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禹功盡加於四海薛氏曰聲教風聲教化也振於此而彼聞焉謂之聲軌於上而下效焉謂之教陳氏曰訖盡也林氏曰青徐抵東海故言東漸于海雍州弱水既西而弱水入流沙故言西被流沙揚州抵南海冀州抵碣石至北海故言朔南暨聲教而終以訖于四海蓋聲教盡加四海也朔南不言所至下文見之也漸被暨皆言聲教所加特變文耳非有淺深○漢孔氏曰玄天色也堯錫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朱氏曰錫猶師錫帝曰之錫下同錫上也玄圭其贊歟王氏曰禹納玄圭於舜以告成功也

○總說一篇意○唐孔氏曰此篇史述爲文發首奠高山大川言禹治九州之水水害既除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爲引序自導弼至嶓冢條說所治之山言其首尾相及也自導弱水至導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總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土地布行德教之事也自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總言四海之內量其遠近分爲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總結禹功成之事也

尚書纂傳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